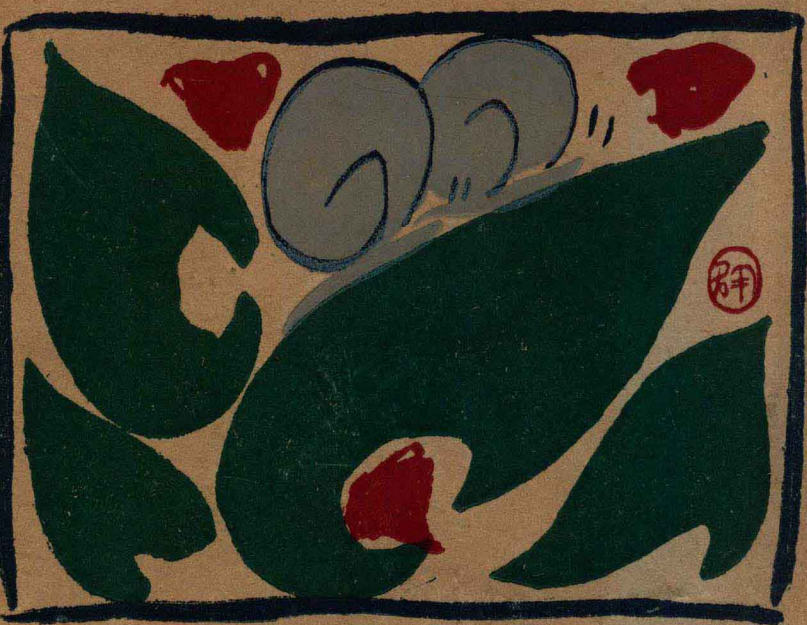


林語堂雜文集

大地圖書公司印行

1941





兩條血痕

一九二八年四月再版發行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版發行

◆兩條血痕◆

實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寄費)

著作者：

周作人

發行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開明書店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周作人譯

小日
說集本
兩條血痕

周作人譯

兩條血痕
及其他

目 錄

兩條血痕（石川啄木）	一一
一日裏的一休和尚（武者小路實篤）	六一
嬰兒屠殺中的一小事件（前人）	九一
某夫婦（前人）	一一五
潮霧（有島武郎）	一四九
西行法師（長與善郎）	一六九
後記	一九五

兩
條
血
痕

石川啄木作

兩條血痕

石川啄木作

夢一般的幼小時候的追憶，喜悅和悲哀都只是天真純潔的事情，朦朧地連續着，現在想到，彷彿是隔了一層微微的哀感的淡霞來看那華麗的兒童演劇似的，覺得很可懷戀，其中有兩件事，就是在十五六年後的今日，還是鮮明的留在我眼前。

那一件在前，那一件在後，很難於明瞭的記出來了。

我在六歲時進了本村的小學校，在從二年級升到三年級去的大考裏，我遇着了這半生裏只有這一回落第。在那落第時候藤野姑娘正還存在，因此其中的一件記得確鑿是第二次做二年生的八歲的那一年，暑假中的事情。還有一件因為是盛暑中的事，大約也是那時候的事情罷。

現在是教育部令很嚴緊，叫學齡前的兒童入學的事，全然沒有了，在我幼小的時候，又因為是偏僻的鄉間，却似也不要費怎樣麻煩的周折。但是只有六歲，又很虛弱像我這樣的人，去入學的却很少。當時實在因為我的游嬉的同伴，

比我年長一兩歲的小孩，都五個一回七個一回的進了學校，寂寞的了不得，天天去逼迫和善的父親〔要上學去〕，當初只是說你還太小，不准我去，但原來不是什麼壞事，父親也似乎心裏很歡喜，所以末了有一天他終於去和高島先生說妥，從第二天起我也請父親給我買兩枚對折的紙石板，以及石筆硯臺等，同大家一起的上學校去了。因為這緣故，我的入學比同級的學生要遲一個月了。我的父親是少有的喜歡學問的人，在沒有工作的冬天的晚上，時常拏了熏黑得幾乎連字也看不出來，書面也粉碎了的孝經或十八史略的殘本，到高島先生那里去喝茶談天，順便請他指教。

那時父親大約是三十五六歲，在鄉間是稀有的晚婚，或者因為這緣故，我沒有兄姊和弟妹，只是一個獨子，連一句硬話都沒有被說過，這樣的養育下來的，所以身長雖然同平常一樣，却是瘦削細長，和近地的小孩們也常常赤着腳作戶外的遊戲，但不知怎的臉色總是蒼白的，無論競走或是角力為我所敗的人一個都沒有。因此，即使這樣的游嬉着，偷偷的溜走，回到家裏去的事也常有之。上了學校去以後，這個脾氣終於不曾改，雖然因為牆上寫字，或者從柵欄裏鑽出，被先生訶斥，也如別個學生一般，但總是怯弱，不大說話。倘若被命令去讀寫在黑板上的字，便漲紅了臉，低着

頭，也不回答，變成石頭一般的堅硬了。雖然是自己願意進學校去的，對於學校却終於沒有興味，而且有時還乘中午放學回家，不給別人知道，躲在後面堆積什物的屋裏，不再去做午後的功課了。病身的母親有一天曾經摩着我的頭頂說道，這個孩子只要肯略略和人家的小孩們去打架，那就好了，我聽了也不說什麼，但是心裏想道，倘若打起架來，我是一定要輸的哩。

我家是村裏只此一家的箍桶鋪，單靠箍桶的生意，不能夠維持生活，所以又從近村的號稱近江屋的一家大地主那里賃了幾畝田來耕種。因此整年喫的是雜着許多稗子的飯，

一點都沒有黏氣，偶然晚上有人來談天，母親便拏一握的米放在火鏟裏炒焦了，「泡上開水」，拏出來代茶；家裏是這樣的境况，我也就終年穿着滿是補釘的洋布袴，只到腰間為止的洗舊了的小袖衣服，跟了穿着同樣服裝的小孩們赤着腳走路，這些事也都已習慣了；頭髮長了的時候，父親便親自給我剃。名字叫作檜澤新太郎，但是村裏的人，大家只叫我作「箍桶鋪的新太」。

我在學校裏，既然如上文所說，對於各種學科一點都不用功，當從第一年級升到第二年級去的時候，在三十多人的班裏，考在倒數第二名總算勉強及格了。但是不幸我家

兩邊鄰舍的小孩，一個是上級的男生，一個是同級的女生，在那時都領到用「水引」(一)束着的幾帖白紙當作獎品，我雖然幼小，但心裏也覺得不很舒服，這一天從學校回家，並不同平常一樣的到門外去，直到天黑只是蹲在很大的地爐的角上，茫然的弄着火篋。父親喫過晚飯，買了兩條黑羊羹(二)來，說因為你是最小，安慰了一番。

(註一)水引是半紅半白的紙捻，有贈與時，以此橫縛物品上。

(註二)羊羹是一種點心，以豆沙和糖及石花汁煮後凝結而成的。

這件事到了第二天也完全忘記，還同以前一樣的時常不做下午的功課，這樣過去，七歲這一年完了，就是正月，第

三學期正開始的時候，學校裏發生了一件頗爲稀有的事情，這就是名叫佐藤藤野的在村裏是無比的美麗的一個女孩子，突然編進一年級裏來了。

百餘的生徒都撐起眼睛來了。實在這藤野姑娘，即使現在想起來，也是不大常見的美麗的女兒，前髮垂到眉邊，圓的臉龐，大而且黑的眼睛很是明澈，顏色極白，笑起來的時候頰上現出笑窩。男生不必說了，便是女生也都只用什麼紅布片之類束髮，頭上包着醜醜的月白手巾，或者在下雪的日子，穿了笨粗的雪屐，從頭上披着半截的紅毛毯上學校來：在這樣一羣人的中間，夾着身穿染出大朵菊花的華麗的

繡紉衣服的藤野姑娘，正是比在村端泥田裏開着的荷花還要鮮明的映在我們的眼裏了。

藤野姑娘據說以前曾在離村不過十里的盛岡市的學校裏學過，現在同母親寄住在近江屋的支派，開着紉緞鋪的稱作新家的家裏。

據村裏的傳聞，藤野姑娘的母親便是從二三年前患着眼病的新家的主母的妹子，本來在盛岡也開着頗大的銅鐵店，不知怎樣的破了產，丈夫上吊死了，她便帶了遺腹子藤野姑娘，到新家來寄住，一面給他們助理家務，這個傳說就是我們小孩也都知道的。藤野姑娘的母親是一個身材瘦小，顏

色很白而且美麗的人，又和她的姊姊那新家的主母不同，很是快活而且待人非常之和善。

村裏的學校在那時不過是很簡陋的國民科的單級，此外補習科學生六七人，教師只是高島先生一個人，教室也只一間。學級雖然不同，每當藤野姑娘用了鈴一般的好聲音朗誦讀本的時候，一百多人便都停住了石筆和毛筆，向着那邊看。我因為最不喜歡習字與算術，常常茫然的望着藤野姑娘的那邊，這其間先生使用竹鞭輕輕的敲我的頭頂。

藤野姑娘無論什麼學科，成績都很好。有一天，二年級的女生們在上課的時候做頑皮的遊戲，先生引了藤野姑娘

的例，曾加以訓戒。上級的學生略有點不服，但是我却毫不覺得詫異，因為藤野姑娘在那時候是全校裏的，全村裏的，——不，在當時的我的全世界裏的，第一個美而且好的人。

這年的三月三十日，照例的舉行給發文憑的儀式，從近江屋的主人起，村長，醫生，以及別的村民共有五六人，都到學校裏來。我也穿了珍藏的長袖衣服，用半幅的白棉布當作「兵兒帶」，和大家一同去。穿着黑色洋服的高島先生，覺得比平日更爲像樣了；教室也裝飾得很像樣，正面交叉着日章旗；前面是蓋着白布的桌子，彷彿記得上面擺着大

花瓶，插些松枝和竹。教育勅語的捧讀，「君之代」的合唱都已完了，十幾個畢業生輪流的被叫上前去，都高高興興的擎下畢業文憑來。其中的優等生又被叫到村長的面前，去領獎品。其次按着三年二年一年的順序，宣讀新升級的姓名，但不知怎的裏邊却沒有我的名字。旁邊的小孩都說道，「新太落第了，落第了！」看着我的臉。我在那時候是怎樣的心情，現在記不起來了。

儀式完了之後，只有說是近江屋所賞的紅白年糕，我也分得一份。大家聚在一起，很快活的歸家去了，我們落第的六七個人，因為先生說是另有事情，被留下在後面。住

在村端的灰棚裏的小姑娘也在其內，已經哭出來了，我却想道，或者先生隨後給我文憑也說不定，想着這種沒有理由的事，專心等候着。

過了一刻，大家輪番的被叫到教員室裏去，或受訓戒，或受勉勵，我却正是末後的一個了。先生對我說道，『你年紀還小，身體又弱，且在二年級裏再讀一年罷。』我幾乎聽不見的答了一聲『是』，行一個禮，先生摩着我的頭頂道，『你太柔順一點。』於是從桌上的盤裏取了三片麥粉的煎餅給我。我在那時候深深的感謝先生的慈惠，再也沒有了。在這屋裏，村長以下還有兩三個老人們留在那里。

我將包在紙裏的紅白的年糕和麥粉煎餅，用兩手抱在胸前，悄然的出來，剛走到塔口，無端的覺得悲哀，將要哭出來了。好容易纔將來到喉間的哭聲竭力鎮壓住，但是想到先生的慈惠，被朋友們冷笑的羞恥，回到家裏將說些什麼，小小的胸脯裏完全塞住，眼淚便簌簌的落下來了。這時候忽然覺得有兩三個女生，不知怎的還留在校裏，正從校役室那邊出來，我感着說不出的羞恥，心裏猛跳起來，便緊貼的靠了柱子站立着，垂着頭，使她們看不見我的面貌。

覺得輕泛的草履的聲音，急速的從後面走近前來，又聽得人聲道，「怎麼了，新太郎？」這原來是藤野姑娘。

向來還不曾交談過一句話的人，現在這樣的見問，我不禁擡起頭來，藤野姑娘在她的清明的眼裏充滿着柔和的光，正注視着我。我又即俯首，緊咬着下脣，但是啜泣的聲音終於洩露出來了。

藤野姑娘暫時沈默着，隨說道，『不要哭了，新太郎。我這回也是第末名勉強及格的呢。』彷彿對着自己的兄弟似的這樣說了，又接着說道，『明天給你拏好的東西來，不要哭了；大家怕要笑話哩。』她說着想來窺探我的面貌，但是我將面龐貼着柱子，竭力的隱藏，她便又急急的走去。藤野姑娘雖然無論什麼學科成績都很好，因為在第三

學期纔進去的，所以列在第末，升到二年級去的。

這一天的傍晚，父親正在店堂裏冬冬的嵌桶箍，母親出外汲水去了，我悄悄的蹲在地爐邊，在幾乎不能辨別人的面目的薄暗中間，將竹屑拋進火裏去，一心看着他彷彿吐舌一般的燃燒下去，忽聽得有人在後門口小聲叫道，『新太郎，新太郎。』我出了一驚，突然的跳下泥地，也不穿草履，便奔向後門去。

藤野姑娘獨自一個人靠了門立着，見了我便莞爾一笑，說道，『啊呀，赤着腳？』似乎略略皺一皺眉，於是急忙從袖底裏取出一件用紙包着的東西來，遞在我的手裏。

『這個送給你。你要竭力的用功，我也去用功，……』
這樣說了，我只是茫然的立着，一句話都不說，她已經在昏黃中走去了；走了三四丈遠，又回過身來，用手在面前左右搖動；我省悟這是教我不要對別人去說，便點頭示意，她就跑進梨樹下去不見了。

紙包裹是一冊洋紙的筆記簿，一枝用去一半了的舊鉛筆，此外裹在桃紅的羽紗小片裏的是一個鉛製的玩具手表。
夜裏，我在薄暗的洋燈的影下，舔着鉛筆，在給我的筆記簿上，從讀本的第一課起，很端正的抄寫了四五葉。我感到學習文字的喜悅，實在是時候為最初了。

人的心是很奇妙的東西。第二次的二年級的功課又開始了，我不知怎的覺得上學校去很愉快，向來厭倦的無法可想的五十分鐘的授業現在却不知不覺的就過去，被竹鞭敲頭的事也沒有了。

在廣大的教室裏，南北兩面的牆壁上各挂着兩塊黑板；高島先生急急忙忙的在這四塊黑板前面走來走去的教；二年級生向着西北角的黑板，兩行粗糙的桌椅並排的放着；聚集在前面桌子旁邊的是女生，藤野姑娘自然也就在這中間了。

新學年開始後的第三天，我第一次被先生所稱贊了。只要沈靜的聽着，先生所教的事情必定懂得；在兒童的記憶

力強盛的頭腦裏，曾經理解的事情很不容易忘記。以後每逢先生說「知道的人舉手」的時候，我幾乎沒一次不舉手的。

我對於各項學科並沒有嫌憎的東西，但是其中習字的時間尤爲我所喜歡。先生大抵命令我去辦注水的差使。我擎着洋鐵的水壺，在各桌子前面走來走去注水。桌子的兩頭各放着一個硯臺，大都是虎斑石或是黑石所做；只有藤野姑娘的不知道是什麼石頭，却是紫色的。我給他們注水的時候，略略俯首行禮的也只有藤野姑娘一個人。

最是擔心的是算術的時間。我同藤野姑娘都是八歲，同級裏還有一個叫豐吉的小孩，却比我們要大兩歲，身體也

大，頭腦也發達了；我所知道的事情，藤野姑娘大抵也都知道，但是我們兩人舉手的時候，大抵豐吉也舉起手來。兒童時代的兩歲之差，在頭腦活動的優劣上大有懸隔，最顯著的便是算術。豐吉的算術，是他最得意的課目。

先生出題後，又轉到別的黑板前面去，隨後回來，高舉着竹鞭說道，「做好了的人舉手。」倘若這是不大容易的算題，藤野姑娘舉着手，或是並不舉手，必定回過頭來望着我這邊。我在她的眼睛裏能夠明顯的看出那滿干的微波；兩人都舉起手而豐吉不會的時候，她的眼裏閃着喜悅的光；她與豐吉都不會做，只有我舉手的時候，便泛着天真羨望的

波；她與豐吉都舉起手，只有我不會的時候，便流露出惋惜的眼光；或者兩人都不會做，豐吉獨自傲然的舉着手的時候，美麗的藤野姑娘的面上霎時間便爲暗影所遮掩了。

藤野姑娘讀書的聲音，和別的女生低聲誦讀連鄰席的人都聽不清的相反，極其清楚而且響朗；她的讀法裏，又有一種爲村中兒童所沒有的聲調。過了一兩個月之後，我不覺無意中也用這樣的聲調讀書了。朋友們覺得了便都笑我；我被笑了心裏想改過，但臨時高聲讀起來，這聲調一定出來了。有一天，六七個人聚集在校役室外的井邊，談着種種事；豐吉忽然說到這事情，大加嘲笑之後，說道，

「新太和藤野姑娘配做夫妻，倒很好哩。」

藤野姑娘正站在相距約五六步的地方，這時候突然回答道，『自然會配的，自然會配的，』把大家都驚倒了。我漲紅了臉，急忙的跑了出去。

大家雖然都是兒童，但男子與女子到底還有界限，在學校裏幾乎沒有一同游嬉的時候；到了傍晚，人家的屋簷與破風都繞着晚飯的炊煙，我們常常走到街道上，玩那些「奪寶」或「捉迷藏」之類的遊戲，有時男組與女組合在一起，大家熱心的玩耍，直到天色全黑纔止。藤野姑娘輪到做「鬼」的時候，一定向着我追過來。我覺得非常歡喜。雖然我

體質很弱，到底是男孩子，所以即使藤野姑娘緊閉着嘴，極敏捷的追來，也很不容易將我捉住。後來她跑得氣喘了，本來便是故意的給她抓住了，也未始不可，但是這些地方終是孩子氣，偏是竭力的逃避。雖然如此，每回捉迷藏的時候，藤野姑娘却仍是只向着我追來。

在新家裏有藤野姑娘的三個中表兄弟：大的兩個是學校的四年和三年生，最小的還沒有入學；那兩個人成績都不很好，和同年紀的近江屋的孩子們感情極壞。據我朦朧的記憶，彷彿藤野姑娘也常被他們所虐待。有一天曾看見她在什麼地方被他們所打，但是記不清楚了。只有一次，我挑

着一副小水桶，往新家後門口的井裏去汲水，藤野姑娘正在那裏靠了門枋立着，獨自哭泣。我便問「怎麼了」，她並不回答，只用前齒咬着長袖的下端。我見了便不能再說什麼，只覺得連自己也彷彿含淚了，沈默着掣了大杓舀水，挑起擔來剛要走，却被叫住道，

「新太郎。」

「什麼？」

「給你看好的東西。」

「什麼東西？」

「這個，」說着，從袖子裏用心的拏出一枝美麗的花簪

來給我看。

「好齊整！」

「……」

「買的麼？」

藤野姑娘搖她的頭。

「要來的麼？」

「母親給的，」低聲的說，又抽咽了兩次。

「給富太郎（新家的長男）欺侮了麼？」

「他們兩人。」

我想說些什麼去安慰她，但是沒有話可說，只是沈默着

望着她的臉，藤野姑娘忽然說道，『這個給你罷？』一手弄着花簪，却又說道，『因為你是個男人，……』便裝作將花簪隱藏背後的模樣，在爲眼淚所濕的臉上現出美麗的笑容，隨即帖達帖達的跑進門裏去了。我在幼小的心理想像藤野姑娘被兩個表兄弟所欺侮，所以哭了，大約母親給她花簪去寬慰她的，不知怎的覺得那富太郎的匾平的長臉很可惡，懷着一種奇妙的心情回到家裏了。

不知不覺的四個月已經過去，七月底便是第一學期的考試，成績發表出來是豐吉第一，我第二，藤野姑娘第三，以後就是暑假了。我還記得富太郎到各處宣揚，說藤野姑娘

因為輸給豐吉了，說是氣憤不過，終於哭了；

到了暑假，大家連安放書和石板的地方都忘記了，每天都往山陰的水塘裏去游泳。我也時常同去，但大抵獨自先回家，在父親的作場，店堂的板臺上，爬在竹屑和鮑花的中間，流着汗溫讀本，或是習字；或者毫無目的的站在簷下的陰影裏，等候藤野姑娘的影子的出現。

這其間，重大的事件發生了。

八月整月的暑假裏，這是在中旬，還是下旬呢，都記不得了，只是一個非常炎熱的日子，空中並無一片雲，烤在頂上的太陽正如烈火一般，也沒有一點微風，一切樹木都彷彿

垂死的挂着葉子。在人家前面的狹隘的溝裏，從臭泥裏湧出無數渾濁的水泡，浮在並不流動的污水上面；太陽曬着大路上的石子都熱得爛腳，蒸發出來的泥土的熱氣使人惡心而且幾乎昏眩。

村的後面是廣闊的草原，草原盡處是幾十畝的青田，這都是近江屋的產業。灌溉這田的約二丈寬的一條小河，貫通草原中間奔流過去，河岸邊有近江屋的一所水碓小屋，終年在那里搗米。

在草原上春天長着紫花地丁，秋天有桔梗和女郎花。四時都有各樣的花草，我們平日常去游玩，但在那時原上一

面盛開着茅草花，在水碓小屋的周圍開得尤爲繁茂。小屋裏邊有直徑丈餘的一個水車。終日迴轉着，發出澀滯的聲音，十二個大木杵毫不間斷的搗着米。

這一天，我穿着漂白布的無袖的短衣，也不繫腰帶，黑袴底下躡着一雙草履，用臂膊拭着額上的汗，站在新家斜對門的一家粗點心店的前面。

忽然在前面一町遠近的地方，往水碓小屋去的拐角上，近江屋裏的一個名叫金次的少年工人，變了顏色向着這邊跑來。

『什麼事？』有人攔着問。

「藤野姑娘被水車的軸子捲住，給木杵搗壞了。」他大聲嚷着回答。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只覺得彷彿是被強烈的電氣所擊似的，不禁發了大聲叫道『呀！』

在少年的後面，大約相距六丈，那個全身雪白的沾着米糠，滿面胡鬚，骨格雄偉，六尺許高的搗米的男人，脅間挾着什麼東西，也是疾風似的向這邊跑來。仔細看時，這「所挾的」不是藤野姑娘却是什麼！

他走到新家的門前，正要進去的時候，先來通報的那個少年，同着正赤着膊還不及穿衣的新家的主人飛奔出來，嚷道。

『醫生家去。 醫生家去！』 那男子略略停步，隨即跑過我的面前，向醫生家去了，這幾秒鐘時，藤野姑娘的異樣的姿態很明瞭的映進了我的眼裏。 那個男子宛如大鷲抓住黃雀一般的將她挾在脅下，藤野姑娘的美麗的臉頰然的垂在前面，後邊是從膝踝以下雪一般白的兩隻腳，很柔軟的挂着。 左邊的路上從膝頭斜到後跟，是一條約有三分寬的新鮮的血痕！

後面便是以前的少年和新家的主人快步跟着。 主人的後面是穿着白地浴衣的藤野姑娘的母親，手裏還擎着什麼東西。

在火一般熱的石子路上赤着兩腳，……

那緊閉着的嘴，我暗想這與捉迷藏時候向我追來的藤野姑娘很像，——這當然只是在一秒鐘的幾百分之一的短的時
間裏罷了。

這是在將近百度的熱天，連微風都沒有的正午所發生的
情狀。

我見了那一條的新鮮的血痕，忽然覺得惡心，像要嘔吐
的樣子，眼睛也昏眩了，在那時候還能看見藤野姑娘的母親
的面貌，幾乎是不可思議了。我昏昏的跟在後邊快跑。
我家正在醫生住宅的這邊，相隔兩三家，我便奔入，突然的

伏在正在工作的父親的膝上，就此人事不省了。

藤野姑娘便是這樣的死了。

還有一件回憶，同是那時候的事情，雖然已經忘記是那件在先，但還記得也是夏天太陽赫灼的午後的事。

往離村一里（三）許的K車站的馬車，每日兩三回，在村端一直往北延長過去的國道上，駕着滿被塵土的黑馬，踢起灰塵，來回的走着。那一天，我們五六個人，趁着這空馬車，到村外三四町水車左近的土橋那裏去游玩。同去的都是頑皮的鄉下孩子，其中也有人怕那直曬頭頂的太陽，拏了

大的款冬葉戴在頭上，當作涼帽的。

（註三）日本一里約當中國六里，三十六町爲一里。

過了土橋，邊旁都是小松樹的平林；在路旁松樹陰下夏草的中間，俯伏的躺着一個身穿污穢的衣服的丐婦，旁邊是一個不滿一歲的嬰兒，沙聲叫喊，一面在草裏亂爬。

拉馬車的定老兒看見了，便止住馬車，高聲問道，『怎麼了？』我們也都從馬車上跳了下來。

丐婦很困頓似的從草裏擡起頭來，滿面垢泥塵土，被汗流成斑駁的條紋，掀着鼻子，一個很醜的面貌，現出說不出的疲勞和苦痛的顏色。左邊眉毛上有一個新鮮的傷痕，一

條鮮血沿着面頰轉到耳下，又流到胸前去。

『給馬踢了，走不動。』她將要氣絕似的說，隨又俯伏下去了。

定老兒暫時注視着這丐婦，說道，

『不如往村裏去；那裏有醫生，警察也在那裏。』說了隨卽趕着馬車一直去了。

我們整列的站在女人面前，看着過了一刻，豐吉拍着立在旁邊的萬太郎的肩頭說道，

『好髒的化子呀，頸子漆黑的。』

草裏的嬰兒現出怪訝的神情，爬在地上看着我們。女

人——動都不動。

豐吉看了這情形，忽然發出元氣很好的聲音道，

『死了，這個化子！』說着拔了一把野草，撒在女人身上道，

『給她蓋上草，埋葬了罷。』

大家見了也都嘴裏罵着，同豐吉一樣的動手撒草。我
「不去加入，」覺得彷彿獨自遠隔似的，看着他們的動作。

嬰兒忽然提高了聲音叫喊起來了。女人從草裏擡起頭
來。

『呀，活了，活了！還活着哩！』大家嚷着，由豐吉領

路，往村的那邊跑去了。我不知怎的却沒有走。

醜陋的丐婦也並不擦去流下的血，怨恨似的睜着渾濁的疲勞的眼，注視着獨自留下的我的臉。我也注視着。傾斜的夏日放出強烈的光線，毫無顧忌的曬着她那為塵土和汗所污的面龐。沿着面頰，從頸間流到胸裏的一條血痕，非常新鮮的刺人眼目。

我目眩了，覺得四周變成黑暗，忽然感到不可言狀的寒冷，使我全身顫抖了。我便也向村裏跑去，已經比別人落後了三十間（四）了。

（註四）六尺爲一間，六十間爲一町。

但是我不知怎的並不想去追上那先走的小孩們；跑了二十間的路，隨即停住了，回過頭去看。那個丐婦隱在二尺長的夏草裏，看不見了。再看豐吉那邊，他們似乎已經忘記了化子的事情，都高聲唱着「我是官軍」的歌跑着去了。

我那時候懷着一種奇妙的心情，彳亍走上前去。在幼小的胸中，勉力想驅去映在心裏的那個血臉的幻影，一面這樣的想着：

『先生說過不可嘲罵殘疾的人和化子，豐吉却幹了那樣的事，那麼即使豐吉考在第一，我是第二，豐吉的人却比我更是不好了。』

這以後的十幾年中，我在本村小學校裏最優等畢業，因了高島先生的厚情，在盛岡市高等小學校肄業。那邊也好的畢了業，進了縣立的師範學校。在這年的夏天，父親生肺病死了。不久母親回到鄰村的母家去，過了半年，因為某種事情，聽說往北海道去了，現在是生生存着呢，還是死了呢，沒有人得到她的消息，也沒有尋訪的線索。

我在二十歲的時候進了高等師範學校，在六個月前也已畢業了。從畢業考試的前幾時發作的惡性的咳嗽逐日厲害起來，在這鎌倉過病院生活也已經有四個多月了。

學窗的傍晚，病院的長夜中，我從言語和書簡裏感到朋友的交情，深深的沁到身裏去了。但是不知怎的我不會能夠像許多朋友一樣，親密的嘗過戀愛的滋味。有一個朋友批評我說，這是因爲你太謹慎，常常過於警戒着的緣故。或者如此，也說不定。別一個朋友說，因爲從早到晚沒頭於書卷堆裏，全然不和社會接觸，所以沒有這樣的機會。或者如此，也說不定。又有一個朋友說，因爲全然成爲知識的奴隸，養成冰一般的冷酷的心的緣故。或者實在如此也說不定。

在這活了幾多人，死了幾多人的病牀上，吸着聞慣了的

藥香，靠在遠聞濤聲的枕上，似夢非夢的夢見的，正是十幾年前的舊事了。唉，藤野姑娘！僅僅八歲時候的半年短夢，自然不能說是戀愛。這樣說了，人家會要見笑，自己也覺得可哀。但是，這樹陰下的濕氣似的，不見陽光的寂寞的半生裏，不意的從天上的花枝上落下了一點的紅來，那便是她這個人了。說起紅來，——唉，那個八月的暑天之下，在雪白的腳上流着的一條的鮮血！明明白白的想起這個情景來，我不知爲什麼緣故必又想到倒臥在夏草裏的那個丐婦，而且我又即將可怕的想像移到行蹤不明的母親的身上。咯血之後，昏睡之前，不能言狀的疲勞之夜的夢屢次

反復，現今我所想起的母親的面貌，已經不是那真的面影，却似乎與那從夏草裏怨恨似的看着我的，不知從何處來，也不知向何處去的丐婦，是同一的面貌了。抱着病而且冷的心胸，感到人生的寂寞，孤獨的悲哀，百無聊賴的晚間，非常可以懷戀者，只是不會知道學習文字的喜悅以前的往昔罷了。至今我所學得的知識，當然只是些極零碎的東西，但是我却爲此注盡了半生的心血了，又爲此得了這個病了。然而我究竟受到什麼教益，學得什麼東西了呢？倘說是學得了，那便是說人到底不能真實知道一切的事物這一個漠然的恐怖而已。

唉，八歲那年的三月三十日傍晚呵！自此以後，藤野姑娘最先死去了。見了倒臥在路旁草裏的丐婦了。父親也死了，母親行蹤不明了。高島先生也死了。幾個朋友也都死了。不久我也將死去罷。人都是零零落落的，各自分散的。人們雖然都是一樣的死，但是也不能說是死了便可以睡在同一的墳墓裏。葬在大地之上到處散着的不足六尺的土穴裏，言語也不相通，面貌也不相見，上面只有青草生長罷了。

男女貪着不用意的歡樂的時候，便從這不用意之間生出小孩來。想到人是偶然的生來的，那麼世間更沒有比人更

爲可痛，也沒有比人更爲可哀的東西了。這個偶然或者正是遠及永劫的必然之一連鎖也未可定，這樣想來，人就愈覺可痛，愈覺可哀了。倘若是非生不可的東西，那麼生了也是無聊。最早死了的人豈不便是最幸福的人麼？

去年夏天，久別之後，回到故鄉的時候，老栗樹下的父親的墳墓埋在積年的落葉之下了。記着「清光童女」的法號的藤野姑娘的小小的墓碑，被風侵蝕到文字都已漫漶，隱在茅屋草叢中幾乎不見了。

壯麗的新築的小學校，聳立在先前的草原，村後的小河的岸邊。

不曾改變的只是水車的木杵的數目。

豐吉在十七歲時參與倉前神社的祭禮，跌下馬來，折了右腳，瞎了左眼，現在充當村中自治公所的聽差，當我去訪問的時候，正在揩着額上的汗，用謄寫板印刷上忙地丁附加稅未納的催票。

明治四十一年(1908)六月作

石川一 (Ishikawa Hujimé 1886 1912)，別號啄木 (Takubō

ku)，初在故鄉澀民村當小學教師，月薪八元，常苦不足，流轉各地為新聞記者，後至東京，與森鷗外 (Mori

Ogai)，與謝野寬 (Yosano Hirohi) 諸人相識，在雜誌昂 (Subaru) 上發表詩歌小說，稍稍爲有識所知。但是生活仍然非常窘苦，夫婦均患肺病，母亦老病，不特沒有醫藥之資，還至於時常斷炊。他的友人士岐哀果 (Toji Aika) 給他編歌集悲哀的玩具 Kanashiki Omocha，售得二十圓，他纔得買他平日所想服用的一種補劑，但半月之內他終於死了，補劑還贖下了半瓶。他死時年廿七，妻堀合節子 (Horai Setsuko) 也於一年後死去了，遺下兩個小女孩。他的著作經友人士岐等蒐集，編爲啄木全集，分小說詩歌及書簡感想等三卷，於一九二〇年

出版完成。

兩條血痕 (Futasujii no Chi) ，原本收在全集第一卷裏，是一種幼時的回憶，混和「詩與真實」而成很有感人的力量。他的詩歌，尤為著名，曾譯其詩五首登新青年九卷四號，又短歌二十一首，載在努力及詩第五號上。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附記。

一日裏的一休和尙

武者小路實篤作

一日裏的一休和尚

武者小路實篤作

登場人物

一休和尚

寺僕

賣瓦器的 以下三個脚色，可以用一人扮演。

武士

野武士

（山裏的小菴，冬天，將近中午。菴的中央，是一個圍爐，一休在爐旁蓋了棉被睡着，寺僕烘着圍爐。一休醒來，呵欠。寺僕對一休開談。）

寺僕 師父，師父！

一休 什麼事？

寺僕 肚子餓了哪。

一休 肚子也要餓了罷。從前天起，還沒有喫過什麼哪。

但是再忍耐一會兒罷。在這時候，或者有什麼小鳥兒捉住，也說不定阿。

寺僕 但是，肚子真是很餓了。

一休 不要這樣說了。聽你說這樣的話，不知怎的我的肚子也似乎餓起來了。

寺僕 師父也一定很餓了罷。

一休 你做着事，自然更餓了罷；我只是睡着哪。但是很可笑的，肚子也餓起來了。不給他放點東西進去，肚裏的蟲有點要不答應了。

寺僕 師父，當真要到什麼時候，纔有飯喫呢？

一休 什麼地方也應該有人死了罷，那時候，或者會來囑託去作引導呢。

寺僕 可是這很靠不住呀。

一休 近地有你認得的人麼？

寺僕 恰恰一個人都沒有。

一休 是麼，那可是窘了。（暫時思想，）但是有了，什

麼地方可有棍子呀。

寺僕 有哩。

一休 拿過來。

寺僕 什麼用呢？

一休 想到了好事情了。

寺僕 想到了什麼事情了？

一休 想着喫飯的法子了。

寺僕 用了這棍子麼？

一休 是呀。又把你的手巾拿過來。

寺僕 什麼用呢？

一休 拿來裹頭呢。

（一休起立，用手巾裹頭，手拿棍子，套上木屐，走出門外，沿着山路急忙走去。）

寺僕 奇想天開的師父，不知道又想到了什麼事情了。唉

唉，肚子餓了。但是打定主見，且去一看師父在那里做什麼事。師父所做的事情，原是不會錯的，但是剛纔的

模樣，不免有點擔心。

（舞臺迴轉）

（山路。賣瓦器的人挑着一擔瓦器，在山路上走來。）

賣瓦器的 唉唉，倦了。

（放下擔子休息。這時候，一休用手巾裹頭，提着棍子，悄步登場。見了賣瓦器的，大聲叫道，「哇，你把那瓦器借給我。我是從前天起還沒有喫過什麼哪。」揮起棍子，便打過去。賣瓦器

的出驚，撇下貨物，逃走不見。一休望着賣瓦器的逃去了，微笑着，拿去裏頭的手巾，拋了棍子，挑起瓦器的擔子，又拾起棍子來，當作拐杖拄着，向着賣瓦器的人逃走的反對方向，快步走去。這時候恰與寺僕突然相遇。）

寺僕 師父，這些瓦器是怎麼來的。

一休 哈哈，這些瓦器麼？這些瓦器是從賣瓦器的人借了來的。

寺僕 借來了，怎麼辦呢？

一休 把這個挑到店裏去〔賣了〕，便將這錢拿去喫飯。

也給你喫哩。你跟了來罷。

寺僕 他倒鬆爽的借給你了。

一休 哈哈，這個全靠了手巾和棍子的威光，所以借了來了。

寺僕 這手巾和棍子，你怎樣使用的呢？

一休 用這手巾裹了頭，揮着這根棍子，假裝要打那賣瓦器的人的模樣，那個老實的賣瓦器的人，撇下了瓦器，便自逃走了。

寺僕 那——那麼，師父是幹了那路劫的勾當來了！
一休 依了看法，也可以這樣的說罷。

寺僕 被告發了捉住了，怎麼樣呢？

一休 那麼，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總該不至於讓人家去餓死了罷。

寺僕 師父，你真做了辣手的事了。

一休 並沒有什麼辣手。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會錯的，所以你只要放心就是了。賣瓦器的人雖然不大像富翁的嘴臉，但是看他的樣子，大約是喫了早飯來的。把這瓦器暫時借了來，總不至於兩天都沒有飯喫罷。

寺僕 但是路劫總是不很好呀。

一休 不，受了餓而做的竊盜，不是惡事。使自己的身體

受餓，還不如做竊盜的好。不受餓而做的竊盜，便是我也不去稱讚他。但是受了餓而做的竊盜，却可以稱讚。我從前便想着，倘若餓了，我給他做賊去。而且想給那受餓的人們做個模範。

寺僕 師父，可是只要你說一聲，願意借錢給你的人，大約也有罷；不必去把賣瓦器的那樣做小生意的器具都拿了來倒也罷了。

一休 不是這樣的。我要使大家知道，便是賣瓦器的那樣做小生意的器具，受餓的人也可以偷了去的。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會錯的。你放心罷。呃，肚子餓了罷。把

這個賣了，且去喫飯罷。而且給你喝一杯，也可以的。
去罷。

寺僕 師父，不知怎的有點擔心呢。

一休 真是不懂得情理的傢伙。去罷。

寺僕 但是——

一休 沒有什麼擔心的事情。肚子餓着的人，無論做了什麼，都不要緊的。去罷。肚子餓了走不動麼？

寺僕 走却是走得動的，——

一休 那麼擔心麼？同你這嘴臉不相稱的乏人啊。

（這時候一個武士登場，恭恭敬敬的走近一休。）

武士 你可是一休師父麼？

一休 是呀，正是一休。什麼貴幹呢？

武士 喳，實在因為是我的父親今天早上身故了。

一休 呃，那是很不幸呀。

武士 父親臨終的時候，囑付引導必須請求一休師父去辦。

一休 是麼，那是殊勝的心願，我替他引導，一定使他能夠

極樂往生罷。

武士 承蒙立刻答應，實在感激之至。

一休 老實說，從前天起一文錢都沒有，這個漢子和我也從前天起都沒有喫一點東西，肚子全瀉了。倘若你隨身有

錢帶着，我就想在此刻討了謝禮。你隨身可帶着錢麼？

武士 噫，若是少許，恰好帶着。

一休 少許就很好。請不客氣的拿出來罷。

武士 噫。（武士將所有拿着的錢都交給一休。）

一休 哈哈，你是個誠實的人。本來也不必將所有的都

交了出來。三個人均分了罷。（一休將錢分做三分，

拿一分交給武士，又一分交給寺僕，餘下一分收在自己的

懷中。）

一休 那麼，早點去罷。（對寺僕，）勞你的駕，把這瓦

器拿去，還了先前的那個賣瓦器的人。（把瓦器交給寺

僕，）在這擔上，有地方和姓名寫着哩。你說，因為現在沒有用了，特來奉還；剛纔失禮了：要好好的道謝。倘若那邊生了氣，你只說，那個和尚是名叫一休的風顛和尚，聲言受了餓便是做賊也可以的，屢次鬧出這樣的事，使我為難：說些這樣的話，連連的叩頭謝罪。還有，算做一點謝禮，把這錢交給他。（一休拿了若干的錢，向武士討得一張紙包了，遞給寺僕。）而且在什麼地方順便喫了飯來，要喝酒也可以喝，只是不要喝空肚酒纔好。

寺僕 是。

一休 這個錢交給你，回來的時候，買多少米麥和豆醬蘿蔔

來。

寺僕 是，知道了。

一休 (對武士， 勞你等候了。 一同去罷。

武士 還有預備呢？

一休 不，只要帶了嘴去，便儘夠教令尊往生極樂了。 但

是在引導之前，須得先給我喫一餐飯。

武士 遵命。

一休 因為從前天起沒有喫過一點東西。 只看我的臉，大約也知道的罷。(對寺僕，)勞你的駕了。

寺僕 說那里話。 想到現在有飯喫了，忽然的氣力增添起

來了。那麼，我去了。

一休 用心着不要使他生氣纔好。

寺僕 是。

（一休和武士向着武士出來的方面，寺僕向着賣瓦器的人逃去的方面退場。）

（二三分間，暫時下幕。）

（開幕，與第一場相同的舞臺，同日的傍晚。在圍爐的旁邊，寺僕略有醉意，很愉快的睡着，蓋着一休所蓋過的棉被，一半却褪下了。圍爐裏的火

大抵熄滅了。在這時候，一休回來了；看見寺僕睡着，悄悄的走上菴來，給寺僕蓋好棉被，在圍爐裏生了火，擱上茶壺，點起燈來。於是暫時沈默。覆面的野武士來訪。）

野武士 有事奉託。

一休 什麼貴幹呢。

野武士 借錢。

一休 到很妙的地方借錢來哩。

野武士 是呀，到破戒和尚的地方借錢來了。把現錢都拿出來便罷，否則要領受你的細頸子。

一休 好可怕的氣勢呀。即使不是這樣說，也會把所有的現錢都拿出來的。且請喝一杯開水罷。

野武士 不要喝這樣的東西。

一休 是麼，那麼請等一會兒罷。我便把所有的現錢都獻出來。但是這一點兒也還夠不上說什麼獻上哩。

野武士 沒有的東西我並不叫你拿出來。

一休 很是懂得道理的人。（一休從自己的懷裏拿出一個紙包來，又拿起放在寺僕枕邊的紙包，也不打開來看，一併交給野武士。野武士打開看了，）

野武士 這一點，不會是所有的現錢都在這里罷。還隱藏

着罷？

一休 你不相信，請你搜罷。

野武士 老實說，我並不是爲錢而來，乃是爲要你的頭而來的。（野武士手摸腰刀。這時候寺僕醒過來，失驚，

蒙上棉被。）

一休 要我的頭，這樣的頭有什麼用處呢。

野武士 是呀，放你活着，是亂國之基本呀。

一休 爲什麼呢？

野武士 你在被人家尊作活佛的地位，却喝酒，喫肉，殺生，上娼樓，玩弄男兒，欺詐，路劫，做那等於春畫的

詩。 放你這樣的和尚活着，我的肚子裏的蟲是不答應的呀。

一休 很正當的思想。 但是，我在覺得喝酒好的時候，方纔喝酒；覺得喫肉好的時候，方纔喫肉；覺得殺生好的時候，方纔殺生：一切都是做了好的時候方纔做的。 這些事情，並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樣的重罪。 即使釋迦怎樣的說。

野武士 怎樣的時候，喝酒喫肉也可以呢？

一休 譬如，自己私下喝酒喫肉，却叫別人的喝酒喫肉是墮落。 在這樣的人的面前，便喝酒喫肉給他看。

野武士 身是僧家，也有可以殺生的時候麼？

一休 是呀，在用了殺生要落地獄的話去嚇詐善男善女的人的面前，我便去公然的殺生給他看。

野武士 可以去逛娼樓的時候也有麼？

一休 便是游客，便是妓女，因了心的用法，也可以得到正覺；使得人們知道這個道理，我往娼樓去，爲什麼是不行呢？對於你這樣的嚴厲待人的武士，我覺得還是妓女更爲可愛哩。

野武士 爲什麼玩弄男兒也是好的呢？

一休 玩弄男兒並不是好事情。但是奪取被討厭的東西所

覬覦的男兒，却是好事情。我覺得男兒很可憐，沒有想玩弄的意思，但我想便是玩弄着，也可以造就他成爲像樣的男子。

野武士 爲什麼欺詐呢？

一休 這是因爲要救助沒有飯喫的人們，又因爲要驚醒世間蠢笨的人們，也因爲要使我肚子裏的蟲高興稱快。

野武士 爲什麼路劫的呢？

一休 因爲從前天起沒有喫飯的緣故。我在什麼時候呢，曾經聽見受餓的一家的主人，不忍聽着自己的小孩因爲肚子餓了猛烈的叫喊，偷了幾個大福餅，因此受了重罰；那

時候我便想着，倘若餓了，就給他做賊去。你曾經有兩天不喫飯麼？倘若你有小孩，他將要餓死了，你怎麼辦呢？我看了重辦那受了餓而去做賊的人的漢子，很是生氣哪。

野武士 在什麼時候，可以做春晝一般的詩呢？

一休 少年的僧侶因為過於怕懼欲念，怎樣的窘苦，你未必知道罷。我可是知道的，而且對於這些人是有同情的。他們倘若知道，便是我也時常要發動欲念，或者可以安心幾分罷。我是這樣的想着呢。（暫時中斷。）人們不是應該互相責備的，是應該互相幫助，至少也是應該互

相寬恕的。或者你是一個沒有被罪惡所污的男子罷。

倘若真是這樣，那麼，我是初次見到不會被罪惡所污的人了。好好的讓我將尊容瞻仰一番罷。

（野武士將錢包悄悄的拋在一休的前面，急忙的逃去。一休恰如無事模樣，在爐上烘他的手。寺

僕從被裏伸出頭來。）

寺僕 師父，得了救了。我道是要怎麼了，正愁着哩。

一休 哈哈，是個簡單而且忠厚的可愛的野武士。——你的事情怎麼了？

寺僕 上上的成功。我告訴他說你就是一个一休師父，他說只

要這樣說了，他很情願把這瓦器都獻上來呢。實在是一個很好的傢伙。

一休 是麼，爲什麼我是這樣的被大家所愛的呢？

（寺僕將要坐起。）

一休 還想睡覺，便睡着罷。還是很渴睡的樣子哩。

寺僕 但是要做飯呢。

一休 不，那由我去做就是了。不要費兩天的工夫，好好的做出飯來給你看。

寺僕 那麼拜託你了，我再睡一覺罷。（寺僕又睡着。）

一休 這回你醒過來的時候，大約飯可以做好了。（暫時

中斷。() 嘍，還是淘米罷。

(一休起立。幕下。)

一九一三年三月原作

武者小路實篤 (Mushakōji San'atsu) 生於一八八五年，先前爲「白樺派」文人的領袖，近三年來在日向經營新村，但一面在文藝上仍然很努力，在白樺之外去年又創刊一種雜誌名生長的星之羣。他的著作集現在刊行者共約三十冊，其中十種是評論感想，其餘都是戲劇和小說。這一篇從小小的世界中選出，是他得意之作

的一篇，去年土岐哀果編集羅馬字的短篇小說集，請各
著作家自選一篇，他所選的便是這一日裏的一休。文
中意思很明顯，用不到再加註釋，現在只就史實上略略
說明。一休是禪宗大德寺的高僧，初名周建，後改宗
純，一休是他的號。文明中，奉勅住持大德寺，賜紫
衣；文明十三年（1581）卒，年八十八。他在大德寺
裏的住所，稱瞎驢菴；後世傳述他的奇行甚多，常被用
作近代通俗小說的材料。武者小路君的著作裏，還有
戲劇三和尚，小說從一休聽來的話，也是說着一休的。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附記。

嬰兒屠殺中的一小事件

武者小路實篤作

嬰兒屠殺中的一小事件

武者小路實篤作

登場人物

主人

保母

兵三人

狂女

時 耶穌降誕後不久

地 伯利恆附郭人家的一室

主人（抱着嬰孩，）可愛的小人兒呵，你很好地睡着，你安穩地睡着。世界上那里還有比你更安穩地睡着的東西呢？你的父親是，因為你的緣故纔喪了你的母親，所以恨着你呢，在不看見你的時候。你的父親是幾乎發狂似地愛你的母親哩。是的，五年之間你的父親與你的母親互相戀愛着，我不知多少次想對她說明我的愛情，因為你的母親太是聖潔了，直到去年春天我總還不敢說出來。到了去年春天纔說明了我的愛情，你的母親漲紅了臉不則

一聲，只望着我的臉。你父親迷惘地與你的母親接了吻，於是你的母親默默地靠在我的身上了。你父親是，在那時候怎樣地喜歡呢！你長大起來，那時你會知道你父親的喜歡罷。你父親是發狂似地喜歡了，而且又哭出來了，而且還迷惘地回到房裡祈禱起來了，雖然我還不能相信是有神。只是因為太高興了，所以對了神祈禱起來了。我覺得世上沒有像我這樣幸福的人，一切事物都是美麗，一切似乎都發着光輝。這就只是去年春天的事情。以後不久舉行婚禮，二人結了婚了。我們真是胡里胡塗地過着日子。你父親自從和你的母親合在一起之

後，總只是高興地輕飄飄地生活着。又不多久，你就宿在你的母親的胎裡了。那時兩個人是怎樣地歡喜呀！你的母親是，每天在那里想你的名字。而且做你的小衣服，覺得是最大的快樂，什麼事都比不上。兩個人又常常談怎麼養育你的方法。但是，你纔生產下來，你的母親却就死去了。她死的時候，還是記念着你，而且知道你很壯健覺得非常喜歡。可是你的父親，請你原諒罷，在那時候，却是願意寧可你的母親活着的，喔，你能原諒罷。你的父親自此以後想起母親的事來，長是噙着兩眼的淚，因為時常因了什麼記起當初快樂的時光來。但是

你又是怎樣可愛，不知道怎麼說纔好地可愛。 這樣抱

着，看着你的臉兒，身上感到你的熱氣的時候，真叫人覺得茫然了。 不過要是你的母親活着，那又是怎樣可喜

呢！ 兩個人爭着抱你罷，你將從這邊的手到那邊的手，從那邊的手到這邊的手地轉來轉去罷，同時還被兩方面親吻罷。 你如受到你母親的親吻，你將怎樣地高興，那母親的親吻！

（門猛開，保母上。）

主人 輕輕地，小孩睡着了。

保母 主，主人，不得了！

主人 爲什麼這樣地抖着？ 怎麼了，你的母親病了麼？

保母 不，不，不得了！ 現在街上正吵鬧着。 遠遠地聽

見聲音罷，莫名其妙的什麼聲音。

主人 這樣一說，彷彿真聽見什麼了。 你開了門，就聽見了。 是那狗叫似的聲音罷。

保母 不得了！ 主人，主人，早點把小孩藏過了罷！ 趕

快，趕快，把小孩藏過罷！

主人 爲什麼？

保母 聽說希律王有命令，叫把本地的兩歲以內的小孩都給殺了。

主人 什麼，說有命令叫把兩歲以內的小孩都給殺了？

哼，那里會有這樣的命令。

保母 但是，剛纔到街上去，到處都這樣說，大家都是發了瘋似的。 這里稍爲靜僻一點，所以沒有聽到，在街上真是鬧得不成樣子哩。 有的哭着，有的叫着，有的跑來跑去，還有些母親，忘記把小孩隱藏起來，却緊緊地抱着，赤着脚在街上且喊且走。

主人 謠言，謠言。 這樣的事情一定不會有的。

保母 但是——

主人 無論怎樣，這樣的不法的事情總是不會有的。 即使

是希律，那個希律的大流氓。（走，小孩哭。）不要哭，不要哭！——不會有這樣事情，總之是不能有的。

哼，又不是已經發了瘋。——不要哭，不要哭罷！你且安心，你且安心！但是，那是真的麼？是的確的

麼？

保母 是的確的。

主人 那麼，你把這個門關上了！

保母 是。（關門，從窗口外望。）

主人 無論什麼人來了，我決不讓他來殺你。你的母親，因為是被病所殺的，我沒有下手的地方，但是這回對手是

人，是有人情的人，——怎麼能夠殺這樣可愛的小孩呢？
希律或者是死了小孩罷。即使是死了小孩也不能有這樣荒謬的事情。又不是已經發了瘋。

保母 還不快點把哥兒藏過，就要不得了。

主人 不，我把這個小孩這樣的抱着。誰來了都不讓他用一個手指點他一下。

保母 那是做不到的事情。

主人 做不到麼？怎麼會做不到！這是我的小孩。誰都不讓用手指點他。

保母 但是，這是希律王的命令。

主人 希律王的命令麼？ 不管希律王的命令不命令，我只是不殺我的小孩。 誰能讓這樣可愛的無辜的小孩給人殘殺呢！ 你是不覺得這小孩可愛罷？

保母 我怎樣地愛這哥兒，你還不是向來知道的，——

主人 可不是麼？ 誰不愛這樣天真爛漫的小孩呢？ 這小孩遇見什麼人就熟，看見什麼人就笑。 你看他的臉，看他的眼睛。 怎麼讓這樣的小孩被殺呢？ 誰又能下手呢？

保母 但是——

主人 出去！ 你是在咒詛這小孩罷。 出去！

保母（哭，）怎麼說出這種話來！

主人 好罷好罷，不要哭了。這是我的不好。但是你在這里是不行的。你跑到外邊去，遇見人便說家裏的小孩找不着了，假裝着哭罷。

保母 是。我幾乎要發狂了，我真想哭叫起來了。現在我去假裝尋找哥兒，在這院子裏和門前奔走着罷。

主人 我就躲在這牀底下罷。

保母 是。請早點躲起來。彷彿有拏劍的兵士三四名向這邊走來了。一個女子指點着這邊，說些什麼。

主人 拜託了。

保母 是。（從門口出外，門猛閉。）

主人 （小孩又哭，）不要哭，不要哭。我一定救助你的性命。請安心罷，我一定救助你的性命。誰肯讓你被殺呢。（躲入牀底下，小孩哭聲從牀下出來。）

主人 （低聲，）不要哭，不要哭！真是不要哭纔好哩。暫時靜一靜罷。好小孩，真是好小孩呀！

（暫時以後，外面聽見脚步聲，彷彿在別室搜查的聲音，又聽見談話聲。）

外 （兩三個人的聲音，）這家裏該有一個男小孩。已經逃了麼。這裏的保母，好像發了狂似的在樓下叫喚。

但是這里未必會已經有人來查過罷。到處都發了狂。

其實只聽了這個消息，誰都要發起狂來。這里有一間屋子。讓我們搜一下罷。此外沒有別的屋子了。

（開門，三個兵士手提血污的刀登場，一個女人狂亂似的微笑着跟着進來。）

兵士一（窺探牀下，顫聲，）一個人都沒有。

兵士二 你是殺小孩已經殺厭了。

兵士一 誰都要厭呀。

兵士三 是麼？我却是還想殺呢。用了這把刀，已經殺過五六十個了罷。每殺一個人，我的刀便愈是渴血了。

兵士一 你是可怕的人。

兵士二 但是我們無論如何總不能不殺小孩，不殺便是職務怠慢，倘若被革除，明天就要挨餓。

兵士一 不見得革除就完事了罷。命令裏說，無論如何都須殺死，還聽說有命令，凡找到小孩而不殺者以叛逆論。

兵士三 是的，還有這樣的命令，如有見小孩而不殺的兵士即當場正法。就是我，殺了三四個小孩的時候，也覺得不很舒服。但是聽着大衆哭叫的聲音，漸漸地覺得殺小孩的事情也有趣起來了。

兵士一 我好不容易纔殺了三個。後來我這手怎麼也不肯動

了。閉着眼睛，手就不肯動，我所以閉了眼這纔宰了第四個。以後我就不能再殺了。

兵士二 這的確不是怎麼愉快的事情。因為對手是些小孩，一點都不會抵抗的呀。

兵士三 早點搜罷。

兵士一 我覺得這屋子裏沒有人。

兵士三 聽見小孩的哭聲了。

兵士一 不，這只是幻覺罷。

兵士二 是的，這是幻覺，耳朵裏已經充滿着小孩的哭聲了。

女（走近兵士三，指牀下，）爲什麼不殺？ 爲什麼單殺

我的小孩呢？

兵士三 誰的小孩都殺。（走近牀邊。）

兵士一 沒有人。

兵士三 你的眼睛是靠不住的。

女（突前，窺牀下，）哈哈，拜着呢，拜着呢！ 一個

男子漢正合着掌向人拜着呢！

兵士二（向兵士一，）不行了。 你真是沒有看見麼？

兵士一 沒有看見。

兵士二 是罷。 但是就是你現在也不能再救他了。

兵士三 是的。 快點拉他出來。 （兵士一稍躊躇。）
想對希律王謀叛麼？ 爲什麼這樣地拖延着的呢？

（三人合力好容易把主人拉出來。）

主人 （兩眼充血，扼着小孩的頸頸出來，）你們要這個小孩麼？ 給你們罷，可是這個小孩已經死啦。 你們還是不走，性命要都不保了。

兵士三 別胡說！ 拿小孩給我看。

主人 請看這樣的死了。 還有什麼事麼！

兵士三 自然是有的。 我告訴你，非等到用這把刀刺穿那小孩的心臟，我們是不走的。 倘若活了過來，那就麻煩

了。

主人 什麼！你說用那把刀刺這小孩的心麼？你能刺，就試試看！畜生！

兵士三 喂，弟兄們，把這瘋子按住了。要是反抗，就一下子結果了！（奪取小孩，）哈哈，的確已經弄死了。可是萬一活了過來，那就麻煩了，小心點還是這樣辦罷。（用劍刺小孩心胸，女微笑，退場。）現在好了。弟兄們去罷。（主人掙扎着，三人把他推開，退場。）

主人 （抱着小孩死體慟哭，隨後起立，）唉唉，我是怎樣一個不中用的人呵！我不能用了自己的手救助這小孩的

性命，反而用了自己的手把這樣可愛的小孩弄死了。我要救活這小孩的意志應當比那些人要殺他的意志更強。但是我却睜着眼把我的小孩弄死了。而且不願意落在別人手裏，用了自己這手把他這樣地扼死了，用了這手把那細的咽喉掐死了。那時，這手因了忿怒與恐怖與愛而顫抖了。我還想把這小孩的死骸丟過去給那班東西。可是我覺得這小孩可憐，終於不能把死骸丟過去。於是我就順從地眼看着這小孩的心胸讓他們的刀穿過了。我被憤火燒着，却不能對於什麼強力有所反抗。那是希律的力，希律這流氓的力！我只要說是希律的命令，一定無

論怎樣殘酷不法的事都甘受了罷。　　這個指爪會全都拔去罷，這個手和腳也會被切去罷，這個頭也會被割掉罷。

就是這樣，我仍舊還是不能抵抗罷？　　我爲什麼對於希律不想反抗的呢，眼看着比自己的性命更可愛的小孩被殺？　　我真是一個愚夫。　　我的小孩，你饒恕我罷！　　我實在是沒有法了。　　唉唉，耳邊聽見小孩的哭聲。　　饒恕我罷！　　我實在是沒有法了。

保母　（登場）主人，怎樣了？

主人　（指死骸）你看！

（保母抱屍骸慟哭，主人立着哭，良久，對着一方

怒視，大聲說。）

你記着罷！

一九一三年六月原作

附記

上文初登白樺，後收在戲曲集心與心（1913）中，現此書已絕板，唯武者小路全集內尚有，在第一冊內。

三月十八日執政府大屠殺以後，我心中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鬱抑，想起這篇東西，覺得有些地方，頗能替我表出一點心情，很想把他翻譯出來。但是因為心緒紛

亂，只起了一個頭，便又擱下了。十一日起，忽發高熱，足有十天不能出門，又拏出看，在熱退後的四五天裏隨手補譯，到了今天，總算已經寫完了。我譯這篇的意思，與其說是介紹武者小路君的著作，還不如說是我想請他替我說話。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在北京——中國之伯利恆。

某
夫
婦

武者小路實篤作

某 夫 婦

武者小路實篤作

他結婚的時候，有一個朋友曾勸告過他，他的母親也勸告他，說他所要娶的女人似乎是一個很輕浮的人。他聽了這些話也並不出驚，因為他比別人還要知道的清楚。但是他知道了却仍是晏然，與其說是晏然，或者還不如說坦然，——總之他坦然的時候居多。

當初他同他的妻認識的時候，她還是別個男子的夫人。他明知道這事，對於她却漸漸的感情好起來了；在一二年裏她同以前的丈夫離了婚，成爲她的妻子了。

那個女人倘若不是輕浮，他未必會同她成爲夫婦罷。以後十年裏，他和她平穩的過日。其間當然有過兩三回，因爲他自己的輕浮，或是他的妻的輕浮，曾經鬧過，但都不過是一時的，而且以後還覺得更爲和好了。

他因爲妻的輕浮而生氣，想要離婚的時候，也曾有過。但是生着氣爭論着的中間，他漸漸沒有以前那樣的氣憤了，他自己反省起來，覺得也是很輕浮的性質，不能專去責備別

人；而且他又知道他的妻的確是愛着他的，所以他也就想寬恕她了。

他們夫婦之間沒有小孩。她的輕浮幾乎是一種病，只好付之不問，或是離婚；坦然處之，或是焦躁：他覺得除這二者之外更沒有別的方法。

他並不十分焦躁，却也不能坦然；但這都只是一時的，以後隨即過去，終於沒有達到當真的決心的程度。以後他漸漸變成冷淡，心想就是自己也有點輕浮，那麼付之不問也罷。

這樣，歲月過去了。其間有種種謠言傳到他的耳朵裏，

但他是不喜歡聽了謠言而發作的，所以若是那謠言於他愈不利，他就愈加坦然的聽着。

妻的貞操，於丈夫的生命上有什麼關係呢。妻是妻，夫是夫。把妻關在籠裏邊，許可她的心的姦淫，只制止她的肉的姦淫，那也是很無謂的。他覺得倒還是對於心的姦淫感到妬忌；而且他自己又是怎樣的人呢。

總之他是他人，她也是他人。在某種關係上，她雖是妻，但未必全能隨他的意。她總是她，她的心，也是她的心，不是他的心。她的欲望，是她的欲望，不能隨他的意。因為說妻做下了放肆的事情，自己的生命的價值便要

跟了上落，那怎能行。她無論做下了怎樣事情，責任在於她自己。爲了她的責任却搖動自己的心，那是不行的。

她可以去隨意的行動，自己不願因此失了心的和平。以爲別人可以順自己的意思，那是錯誤的。把妻的貞操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貴，那是時代錯誤的人們的思想。自己並不把生命看得這樣輕賤，也不是這樣的靠不住。自己不能夠專門在那里監督着妻的行動，他這樣想。

他在某專門學校充當教員，他的家裏常有學生進出。

他喜歡學生的來訪，他想在學生中間，求到他的思想的繼承者。

有一個他所最爲屬望的學生，不知在什麼時候和他的妻發生了愛情。他最初覺到的時候，略有點不愉快，勸告她道，

『你要小心纔好。青年人自負心很重的，略略對他表示好意，他就要得步進步了。而且把有望的人糟掉也不好。』

他的妻不很明白他所說的意思，但約略感到他在那里婉曲的喫醋罷了。

他覺得那個男人忽然努力免避不要同他獨自談話。他想探知秘密，調查那方面究竟有沒有疚心的事情，便故意的

裝出不高興的臉給他看。他看出那方面受到影響的時候，他很失望了。

有一回，他對妻說，

『自己有疚於心的人，變成很謙卑，可見他心裏不安。』

過了幾時，大家寫了合署的明信片寄來的時候，那個學生把自己的名字寫得異常的大；他看了覺得可笑，也覺得不愉快。

但是，他覺得對於自己所教的學生感到妬忌，是可慚愧的。妬忌是一種侮辱。他不能耐受這侮辱，所以只得表出坦然的樣子。

不久，他覺得出入於他的家裏的學生們，彷彿帶着「只有當家的不曾知道，」的神氣，對他表示同情，或給他乾着急。他對於這些青年人的小聰明，起了一種反感。他心裏想，知道的只有那當家人；但是自己不曾當真的生起氣來却是很窘的。

學生們攻擊他的妻，而且預備制裁那個學生。還有些人商量想報他們的恩師的仇。

在他的面前，又有人常常把這個消息暗示出來。

他聽了，不能覺得歡喜。夫婦的事，交給夫婦自己去辦，豈不好麼。「我有我的思想。我反省自己的心，不

能坦然的只去譴責我的妻。』他有時候雖然頗覺不快，但是妻如謝罪或是哭了，他見了便再也譴責不下去，而且覺得有點抱歉了。

但是有一天，他率領了所教的全班學生出去，三天兩夜作參觀旅行的時候，那個學生臨時說有病不去，他却生了氣了。他很想停止旅行，回家裏去，在旅行中，也總是心神不安。他想，就同她離了婚罷。他並不全是因為恨他的妻，只覺得長是這樣不安靜的下去，實在很窘。只要離了婚，無論她怎樣，與他都無關係，他便可以安靜的過活了。但是想到離婚以後的妻的情形，彷彿又覺得這罰太重了。

他相信他的妻愛着自己，又相信她倚靠着他，忻幸能夠得他爲夫。他也知道那個男子很尊重他，自己覺得有罪，正是苦惱着。而且，他又有點捨不得他的妻。

他心裏想，如同妻離婚，便能娶到一個節操更爲可信的女人麼？有一個女人，他因爲偶爾的輕浮，適值機會，那方面也情願，曾經親暱過。他怕同她有深密的關係，却也覺得有點動心。但是同妻離了婚，去和那個女人同居，他覺得不很好。無論妻怎麼輕浮，他愛他的妻總要比那女人更深。他本來對於那女人懷着厚意，而且尊重她的好處和純樸的地方；他有時候還佩服她，至於願意跪在她的跟前。但是他

不能娶她來做他的妻。

至少他不能夠拏了妻去和那女人交換。他又覺得妻的輕浮似乎也有點同那女人相像，所以他想就寬容過去了罷。他從旅行回來，知道那男人當真是患着病的時候，他感到自己的卑劣，同時却也覺得安心了。

隨後學生們跑到那男人那里去忠告他，那男人後來就不再到他家裏去了。那個男人的名字是B。

B不再來了，這在他是安心的事情。但他心裏想，倘若爲了自己的妻的輕浮的緣故，把那男人的前程毀壞了，那麼他自己的不自然的寬容不免應負其責。只要自己更嚴緊

一點，不要以妬忌爲恥，更嚴厲的說幾回，豈不是更好麼。總之他對於B一方面感到不舒服，一方面也有點抱歉；他覺得痛快，又覺得可憐，B的確不是壞人。要是不與自己的妻有點關係，現在還可以很愉快的到自己這裏來，而且把那很有希望的頭腦一直發達下去——

B去了以後，約有一年，很平穩的過去了。他忽然因爲一點事情，對於時常到他家裏來的C又起了妬忌了。這是因爲他從別人聽到，C在他外出的時候，曾到他的家裏去過。那個人對他說，『C昨天去訪你的罷。』

他不好說「不會」。若是這樣說，那便與妻的名譽有

關。所以他只答應說「是的」。他回到了家裏，覺得一時不很願意和妻說話。後來他對她說道，『同你分離了罷。』

妻說，『爲什麼呢，』似乎對於他的妬忌的太利害有點出驚的樣子。但是他的臉上表示出「不受騙了！」的一種神氣。

他疑心C同自己的妻有什麼關係，纔從兩三日以前起來的。

他當初相信C在這方面是靠得住的。在B本來有一點近於女性的地方，但是C却很純樸淡泊，而且對於他懷着深

切的好意。

兩三日，他同妻和C一起坐在電車上的時候，他的妻只看着C的臉，而且那表情並不是純樸的，彷彿表示着深情似的。但是那時他以爲這只是自己的猜疑罷了。現在他却明瞭的記起這件事，而且又想到近來C的舉動不知怎的頗與B有點相像起來了。

他想這回纔當和妻分離了罷。他並不覺得妻是壞人，但是他已厭倦於妬忌了。他覺得與其妬忌，還不如夫婦分離了好。他固然不願意爲了妻的緣故損了自己的人格，但也不能抵抗，使妻的輕浮不至擾亂了他的心。他想倘若爲了

這些事把心擾亂了，倒不如去過獨身生活還要愉快一點。

但是他對了妻吆喝了兩三句之後，他覺得剛纔的不高興漸漸的沒有了。而且他又似乎感到他的妻真是愛着他，於是他又與她和解了。

到了第二天，他要上學校去的時候，他對於外出期間的事情又有點憂慮了。規定了時間，一定往學校裏去，覺得不很放心。他看見妻預備他往學校裏去，拿出洋服來，用毛刷去刷塵土。

他赫的生起氣了。他的妻想把他送往學校去，她的動機，在他似乎看得很清楚。他突然的奪過洋服來，拋在院

子的地面上，說道，「還要往什麼學校去！」

他那時正在做一點考據的工作，因此不能不常往圖書館去；但是現在連這個也不能做了。他很有自信，不至於爲了妻的緣故，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毀壞掉的；但是現在却開始毀壞了。

他於是比以前更常常想到離婚這一件事了。真不願再妬忌了；但若想不要妬忌，那便除了不出門之外別無方法。然而住在家裏，就不能賺錢，也不能研究學問。

一個男子，纏住在妻的身邊，了結一生：這種事情能行麼！

請便罷。C要來只管來。倘若看中了她，就貼上籤條奉送罷。他這樣想着走出門去，但仍然總想回家，無論如何都忍耐不住。

在講授時間，他時常拏出時計來看。C若在場，他還能安靜的講授，但是教着另外的一班，或是C告假的時候，他就不能安心的講了。時間以外的要求，他尤其嫌惡。

以前，他熱心於教授，覺得很有趣味的，現在變成不熱心了，不能安靜了。對於學生的質問，屢次文不對題的回答。

他自己覺得太受妻的事體的支配，又慚愧着自己的不中

用。但是他一點沒有法子。

他不知有多少次，心裏想着「和妻離婚罷」，回到家裏去。但是看見妻真心喜歡着等候他的回去，他的那決心又沒有了。然而心的不安却還是沒有去。

有一天，妻對他說，

「你這幾天一點都不到圖書館去呢。」

「當然！誰還給『你們』到那里去！」他吆喝說。

妻出了一驚，不再作聲。他又繼續說道，

「我實在不願意和你在一起了。和你同住着，我一點都不得安靜。我慚愧要因了不能相信你的節操，使自己的

工作都受到影響。所以我心裏想，請便罷！我想還是坦然的去做自己的工作。但是我已經沒有這樣的忍耐力了。我不願意一面妬忌着生活下去，並不想喫了那樣的苦，和你住在一起。照着現在的情形，總是弄不下去了。我想望能夠相信你的節操，放心着往學校或圖書館去，否則分離了可以安心的過活。請你選擇自己所喜歡的那一條路，在我都是一樣，只由你隨意決定好了。我對於你的毛病，並不說不對，也不說不自然；但總之已經沒有那樣的忍耐力，能夠一面妬忌還同你住在一起。」

『那麼，你一定另外有了好的女人了罷。因此你纔說

出那樣的話來。」

『就是用話來打混也是沒用！』

他的妻本來也是不亞於他的妬忌很深的女人，但是那時候她的話裏却没有燃着妬忌的火，因此他知道這不過是她想借此混過去的託詞罷了。他繼續說。

『別的話都用不着。你只要選擇一條路！』

『我除了你以外不愛着別的人。』

『倘若真是可靠呢，……但是誰還相信這話。我已經不是以前的我，沒有忍耐的力氣了。不如分離了罷。』

他的妻哭起來了。

這是她無論何時成功的最後的手段。他見她哭了的時
候，他的怒氣也漸漸的平下去了。他就說，

『以後不要再輕浮了罷。這怕要害那善良的青年，而且也害及我的工作和我心的和平。在兩方面都能夠坦然的去放蕩以前，彼此不得不把自己的輕浮按捺一點下去。總之現在明白的告訴你，我不能再同輕浮的妻住在一起了。以後有那樣的事情，是決不答應的。』

『你也……』妻說了對着他笑的時候，他也笑了。但是以後他也總是不能放心的出門去。

他在那時纔羨慕那娶着貞節的妻的男子，覺得那可以放

心出門去，娶着專倚靠他，專愛他，肯爲他獻身的盡心，有那柔和而活的心的妻的男子，真是幸福了。

他覺得自己的心漸漸的荒唐起來了。他常想在什麼地方去尋找一個姘婦。他又彷彿覺得要保持夫婦間已失的平衡，這是一種正當的辦法。

但是這個心思，却愈使他憂慮了。照這個樣子下去，自己的心就將失了平和，不能再安靜的工作：時間將無意味的，無可挽回的過去了。不如坦然處之，否則，決心「離婚」罷。

他的妻並不是一個可惡的人，實在是以前的生活太不行

了。她的母親是個藝妓，父親是放蕩的人。她在十一歲的時候，被寄在人家做養女，那個養父似乎曾玩弄她過。

在她天真爛漫的時代，還不知道什麼是罪惡的時候，羞恥已經被弄掉了。她因為長的美麗，誘惑也就很多；而且去抵抗誘惑的羞恥又是沒有了。他想，這原是無怪的。又正因為這個緣故，他纔和她相識，以後成爲夫婦。

現在自己所受的不安，正是當然的罰，還去怨誰呢。

不過到了現在要他妬忌着而且很感着不安，和她同住，却也有點不願意了。他的決心已經定了。既然不能沒有不安，不感妬忌，而與妻同住在一起，那麼，爲他自己一生的

工作計，除離婚外沒有別的方法了。

他獨自思索的時候，大抵是這樣的想。但是他見了天真爛漫的妻的臉，見了真實的想念着他的妻的時候，他反覺這樣決心的自己倒很可笑了。在他自己也有輕浮；不過在他機會不來，恐怕損害對手，又恐怕損害自己的運動罷了，五十步百步而已。然而他絕對的不願再弄什麼妬忌，却是不可動搖的事實。

他這樣的想着。但是他所怕的C不大來了。不久知道C已經結了婚了。

他聽到了這個信息，覺得安靜了。他故意的對了他的

妻，把C結婚的事情和新娘的美麗的事情，誇張了說給她聽。他說給她聽，聽說他們夫婦的感情非常的好。他覺得這樣已經略略的報了仇，而且他也略略放心了。

但是以後到他家裏來的學生，還是很多。無論那個學生，彷彿都是知道他的糊塗和妻的多情的樣子。他對於學生的來訪，也就不能同以前一樣，以為他們是老實的，因為看重他而來的了。

有一天，他勸他的妻到鄉下的母家去住兩三個月。他想，在這兩三個月中間，一定可以放心的往圖書館去，把現在所想整理的稿子完成了罷。

他和他的妻同居十年以來，這回纔初次相別了。他送她回去後過了四五日，一天傍晚，他獨自在野外散步。

他深感到夏天晚上的美，在田間道路上走着。他想，要是和妻在一起呢，……他搖着團扇，靜靜的走着的時候，漸漸的戀慕着他的妻來了。他回家來，寫了一封像是給情人的信給她。他預備出去寄信，順便看一看門口的信箱，看見有他的朋友給他的一張明信片。

這上邊寫着，在A地偶然遇見他的妻，B君也是一起走着。他看了赫的生了氣；心想，一切都完了！

他把手裏捏着的那封信撕得粉碎，拋到陰溝裏去。於

是他立即走到郵局，打了一個電報給他的妻道，

「已經決定離婚。」

這天的晚上，他覺得寂寞不堪，啜泣起來了。

他當真和他的妻分離了麼？

事實却正是反對；第二天，他的妻回到家裏來了，於是二人又復和解了。他不再往學校和圖書館去，專靠翻譯度日。他的妻給他贍正。兩個人走進走出，都在一起。

近地的人都譏笑他，但他在這裏却找着安住的地方了。然而未來的事情如何，又有誰知道？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原作

譯後附記

這一篇小說見去年出版的短篇集燃燒的樹林中，今收在武者小路全集卷五第二部。

武者小路君的著作之譯成中國語者，有毛李二君合譯的人間的生活，戲劇一個青年的夢，我所譯的久米仙人和第二之母，在現代日本小說集中，愈寄凡君譯的童話劇開花翁及地藏與鬼。

武者小路君的文體，非常簡明而有力，不易傳其神氣，意思亦很明瞭，本無說明的必要，現在只就自己所

感到的略贅數語。約翰福音裏說，文人和法利賽人帶了一個犯姦的婦人來問難耶穌，應否把她按照律法用石頭打死，耶穌答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擲石頭打她。」這篇的精神很與他相近，唯不專說理而以人情為主，所以這邊的人物只是平常的，多有缺點而很可同情可愛的人，彷彿把斯特林堡 (Strindberg) 的痛刻的解剖與陀斯妥也夫斯基 (Dostoevski) 的深厚的情感併合在一起的樣子。像莎士比亞的阿賽羅 (Othello) 那樣猛烈的妬忌，固然也是我們所能了解的，但是這篇裏所寫的平凡人的妬忌，在我們平凡人或者覺得更有意

義了。

中國有許多人讀小說，專在裏邊求事實，或者用爲籠統的論斷的根據，譬如看見易卜生的羣鬼便說諾威青年多半發瘋，看見蘇德曼的故鄉便說德國女子大抵淫凶無恥之類，決不是少見的事情。其實人性總是相同的，在時間空間上迥不相同的國裏，可以發見許多類似的暗黑面，（當然也有許多類似的光明面，）這原不是爲奇的事：但如在目的截然不同的文學作品裏想來尋求攻擊的資料，那未免大錯特錯的走錯了門了。凡愛好文學者當然早已了解這些道理，所以上邊所說的話不

免有冒犯讀者之嫌，但是據自己的經驗，因為時常遇見這些誤解，在介紹者的責任上，似乎不得不預先說明一聲，以免錯誤，所以加了這一節蛇足的話。至於對於明白的讀者們，我當然誠意的請求他們的原諒。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七日。

潮

有島武郎作

霧

潮 霧

有島武郎作

發酵於南洋，洗着本州的東海岸向北走去的黑潮，從津輕的岬端變了向，向東方流去，爲樺太的冰所鎖閉的海水，變了寒冷沈重的一脈的水流，掠過根室釧路的海口，向西南奔突進去。這兩個潮流相撞的地方，便起濃霧。北人所稱的潮霧，便是這個了。

六月的某日，在傍晚時候，有一隻幾乎不大能稱爲輪船的小小輪船，出了室蘭往函館去。

他立在這船的甲板上。吹下來的西風的對面，是太陽沈沒的地方。駒嶽隱在雲裏，當然看不見了。便是禮文華嶺也很朦朧，幾乎疑是魔女頭髮一般的撩亂的初夏之雲的一部。太陽用了光明之鞭，將聚集了將要咬住的雲打開，漸漸沈沒下去。受鞭的雲，浴着眩目的血潮。餘下的血潮，將嚇得引退的無數的鱗雲染成黃紅紫的顏色。

太陽也隨即疲倦了，自己身上也受着叢雲的血烟，變成燒爛了的洋銅模樣。在堅實的堆積着的雲之死骸的中間，

因了臨終的苦悶，獨樂一般的軋軋的旋轉着沈沒下去。正如垂死的人之趨死，太陽亦趨於夜。他屏息凝視着。

太陽在瞬息間，少許不見了。在瞬息間，一半不見了。在瞬息間，全個不見了。海水蒼茫的一望是青碧。保持着微黃的緩和的呼吸，天空也傳遞海的歎息。

這一瞬間，萬象絕聲了。黃昏乃是無聲。在那里沒有叫喚的晝，也沒有微語的夜。臨終的可怕的沈默，管領了天與海。天與海成了沈默這事物了。

鍋爐的騷音呢？這樣的並不是音，更不是聲了。太陽永久的死了。再生的事未必有罷？他戰慄着這樣想。

回顧過來的方向，只有大黑島燈臺的燈光，在彷彿聖者涅槃的光景之中，伶俐似的忽明忽滅。室蘭已經不見了。

這燈臺的燈光也就從眼界中消失了。現在是夜了。

側了耳朵聽着。飄然遠引的夜的微語，或從海上，或從空中，都可以聽到。什麼事都可以有，什麼事也都可以沒有的夜，似意志又似運命的夜，這夜將永久的捲住自己了罷？他這樣想，悚然的凝立在前樓（Forecastle）上，連時刻的過去也忘記了。正如在白晝，因時的進行而光明益增，在夜間，也因時的進行而黑暗益深。四周更沒有人氣了。船客們怎能在艙底裏平安的睡着呢？因為今朝太陽上來了，

明天太陽也將上來，有誰能夠保證。剛纔看見太陽的沈沒的人，便是見了太陽之死了。雖是這樣，他們却坦然。他們究竟將自己的運命託付於什麼呢？於神麼，於佛麼，於無知麼？他們以爲明天早晨這船是一定到函館的罷。連想都未必想，却比神們還要勇敢，安心着，一樣的不作一聲的睡着。

他這樣的想，拂着爲夜露所溼的肩頭，回顧船橋這方面。暗黑的中間，有一個不睡的人，立在那里。這是船長。那人移動他受了夜的渲染的朦朧的姿態，仰天運用着六分儀。他被牽引了也仰視天空。使人想到永遠的那樣

的高，又覺得逼近眉宇的那樣的低的夜的天空上，無數的星放着燐光，遼遠的擴張着。

他又想起來了。在大海中心漂流的小舟，由那些幾千萬哩外的星引導前進。人類之力將這卑賤的勞役吩咐給星了。船長自信能以一個六分儀使役星辰。於是對於幾百，至少也是幾十生命的責任，輕輕的擱在他肩上。所有的船客完全信賴那宿在船長頭裏的數千年的人智的積蓄，並不抱些許的疑慮。人類信賴自己的智識，這是人類的誇耀。對於這個表示躊躇的我，正可以說是憂懼的懦夫了。

每半點鐘，寂寞的鐘聲發響，若干的時光又過去了。

似乎船已經駛進暖潮了。他不堪這無風的苦熱，從船首走向船尾。他便倚了在那里的手舵，立着觀看。拂拂的涼風掠了耳朵過去。他細了眼，受這風涼的撫弄。

這樣的，若干的時光過去了。

突然他覺得臉上寒冷了，從以前的假寐裏醒了轉來。

風習習的從東方來，拂着船尾，向船首吹去。他全身冷透了，幾乎至於顫抖。擡眼看時，東方的天空，即在眼前張了幕一般，爲漆黑的東西所遮掩。在那邊彷彿海面忽然的高了，更沒有一顆星發光。那黑的東西，刻刻增高，漸漸的近前。現在轉了東風，潮霧襲來了，他這樣覺到了的時

候，那本來黑色的東西，成了彷彿黑珍珠的銀灰色，閃閃發光，逼近在大約二三呎的距離。與海相接的部分，正如被風所吹的幕的下裾似的飄着，惡夢般的淒厲的走近前來。漸漸近來了。突然的一塊吹斷的濃霧，裹住了他。他的眼昏了。但是這個便向船首飛去了。接連着第二塊來了，也隨即飛去。第三第四也過去了，但更沒有計算的工夫，他終於被包裹在噎人的寒冷的白色之中了。眼前圓圓的開展着的海，漸漸將圓周縮小，末後便在當面一尺之前也望不見了。他張皇着用手摸索，捏住手舵，包着的帆布已經濕透，十分緊張。桅頂掛着的燈，漸漸陰暗，變成若有

若無的一點圓光了。

他望着船長所在的地方。他想求助於宿在他頭裏的幾千年間的人智的積蓄。然而一塊的霧不是已將幾千年的人們的努力同塵土一般都踏壞了麼？此刻連姿態都看不見了的船長，大約也心裏着急，茫然的在船橋上面，草藁人一樣的立着罷。

暫時之間，船仍如沒事一般向前進行。但是不到十分鐘，便變了徐行了。突然的劈開了這不可思議的灰色的暗黑，報時的鐘聲接連的發響了。鎖閉在任意渦卷過去的濃霧裏，這鐘聲很陰沉的寂寞的響。

船這樣的警戒着，又前進了十分鐘左右，他不再覺得腳下的翻車（Propeller）的震動了。船足既停的船體，同時彷彿茶道（一）的第三口時候的茶碗模樣，很不愉快的搖蕩，隨即停止，只跟着波浪漂流下去了。

（註一）照古法點茶，儀式甚繁，飲第三口時，旋轉茶碗引盡，故

其。

他的心臟砰的一跳，汽笛突然叫了起來，這正如牽到屠所去的牛的吼聲似的汽笛。低下去，又吼起來，低下去，又吼起來，吼叫停止，蕭寂的鐘聲接連的發響。

他的肺臟裏，覺得似乎灌進了許多水氣去，比空氣更其

多。他實在噎了，而且咳嗽。水滴從頭髮傳到領裏，耳鼻同冰一樣的冷了。太陽不會再生了，他這樣想的豫覺，竟是很可悲的證實來了。他覺得若干人的男女都羣盲一般摸索着走近前來，感到說不出的悲哀，心裏這樣想。

汽笛將船裏的人叫醒了。於是被叫醒了的人都爬上甲板來了。

在鐘聲和汽笛聲的隙間，所有的船客的哀歎與愁訴的聲音，彷彿水泡的破裂一樣，都聽到了。

潮霧從東邊的天空吹來。他所乘的船，不過是沈在霧之大河的水底的一片病葉罷了。船客已經達於極度的不安

了。〔船〕比箭還快的流過去，濃霧的盡頭不知道何時纔來。瘋狂似的啜泣，很悽慘的從女人與小孩中間，發了出來。送葬似的寂寞的鐘聲，接連的響。彷彿有不使一切的人都醉了便不肯干休的樣子，船停着只是傾側動搖。

在他的心裏，只有在爲死所捕的人們纔有的一種淒厲的斷念漸漸的起來了。

這時候，正如奇蹟一般，風變了方向了。向西走着的霧似乎止步了，暫時像是向後退去；頃刻中，人的眼睛都微微的回復了視力。天空朦朧的明亮，在人們的周圍，小小的世界，逐漸擴張開去。遠而且高的微笑似的青空的一

片，也可以望見了。這時候潮霧正如夢醒一樣，消滅得沒有一點蹤跡，比張皇的心更是張皇「的去了」。

霧晴了，夜也已經天亮了。蔚藍的海，蔚藍的天空，以及新的早晨的太陽。

然而在潮霧過去之後，看見宛如壓在船的右舷上的矗立的惠山的峭壁的時候，船員和船客都只有呀的一聲悚然的立着。在濃霧中漂流時，不知不覺的到了這樣的危地，便是船員也沒有覺察出。倘若這霧的放晴再遲五分鐘，倘若船不是有靈魂，自己出驚轉了方向，這惡魔似的峭壁必定已經將船咬碎了罷！

輪船在函館下了錨，船客很高興的喜笑着，望着岸邊，從舷梯走下去了。他們似乎已經完全忘却了曾經遇見什麼事，從容的張了眼，毫不爲奇似的望着周圍。

他却不能這樣。他彷彿是初見太陽似的仰視太陽，初見函館似的看着函館。新的世界，又在他的前面展布開去了。於是他「眼裏」含淚了。

有島武郎 (Arishima Takeo) 生於一八七七年，本學農，留學英國。一九一〇年頃，雜誌白樺發刊，有島寄稿其中，漸爲世間所知，歷年編集作品爲有島武郎著

作集，至今已出到第十三輯了。這一篇當初載在東京時事新報上，又收在白樺之森裏，其後編入著作集第七輯。

關於他的創作的要求與態度，他在著作集第十一輯裏，有一篇四件事的文章，略有說明。他說，——

「第一，我因為寂寞所以創作。在我的周圍，習慣與傳說，時間與空間，築了十重二十重的牆，有時候覺得幾乎要氣閉了。「但是」從那威嚴而且高大的牆的隙間，時時「望見」驚心動魄般的生活或自然，忽隱忽現。得見這個的時候的驚喜，與看不見這個了的時

候的寂寞，與分明的覺到這看不見了的東西決不能再自己面前出現了的時候的寂寞呵！在這時候，能夠將這看不見了的東西確實的還我，確實的純粹的還我者，除藝術之外再沒有別的了。我從幼小的時候，不知不識的住在這境地裏。那便取了所謂文學的形式。

第二，我因為愛着，所以創作。這或者聽去似乎是高慢的話。但是生為人間而不愛者，一個都沒有。無因了愛而收入的若干的生活的人，也是一個都沒有。這個生活，常從一個人的胸中，想儘量的擴充到多人的胸中去。我是被這擴充性所克服了。愛者不得不懷

孕。懷孕者不得不產生。有時〔產生〕活的小兒，有時死的小兒，有時雙生兒，有時月份不足的兒，而且有時母體自身的死。

第三，我因為欲愛，所以創作。我的愛被那想要如實的攔住在牆的那邊隱現着的生活或自然的衝動所驅使。因此我儘量的高揭我的旂幟，儘量的力揮我的手巾。這個信號被人家接應的機會，自然是不多。在我這樣孤獨的性格，更自然不多了。但是兩回也罷，一回也罷，我如能夠發見我的信號被人家的沒有錯誤的信號所接應，我的生活便達於幸福的絕頂了。為想要

遇着這喜悅的緣故，（所以創作的）。

第四，我又因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創作。

如何蠢笨而且缺向上性的我的生活呵！我厭了這個了。應該蛻棄的殼，在我已有幾個了。我的作品做了鞭策，嚴重的給我抽打那頑固的殼。我願我的生活因了作品而得改造！」

附記，有島於一九二三年七月與波多野秋子同縊死於輕井澤。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七日。

西行法師

長與善郎作

西行法師

長與善郎作

聽說有這樣的故事。

西行還住在寺裏的時候，起了一種謠言，說是他見了一個妓女的姿態看的入迷了。

西行一點都不知道有這樣的謠言，還是照常的到街上去閒走。這又大抵一定是上燈的時候：他很喜歡這個時刻。

『喂，方丈又出門了。大家去恭送罷！』

那些年青的壞和尚們故意的在寺門口站班，裝出毫不相干的樣子，大家齊聲說道，『慢去，慢去！』對他鞠躬，隨後指着他那照例連笠也不戴，支着竹杖，飄然出山門去的微小的後影，放聲大笑。

有一回他對着排班去迎接他的和尚們問道：

『爲什麼你們近來玩這種把戲，像客店的下婢似的？』

『也並沒有什麼別的理由，……』大家面面相覷，也不說下去了。到了第二天的傍晚，有一個年青和尚到他的住房前面，掃着院子，無意似的問道：

「師父，今天晚上還出門麼？」

「唔，天色似乎有點靠不住，今天晚上就算了罷。」

西行這樣回答着的時候，在雨後涼爽的溼氣中，送來一陣栗樹花的香味。

「好香味！——在大氣裏也有味道。這樣新鮮的空氣同清水一樣的甘美。」

西行這樣說着，立在板廊上，彷彿是吸煙的模樣，深深的吸入空氣。一面他擡起頭來望那雲行很快的天空。

「全然變成秋天了。」

「唔，秋天好呀。我最喜歡秋天，安靜而且深沈。」

那天色怎樣的美呀！只令人看的入迷。」

「師父，你要比別的和尙更是幸福，因為你有那詠歌這一件很好的道樂。」暫時沉默看着地面的青年和尙忽然這樣說。「大家都說着，西行師父的境况真可羨慕呢！」

「是麼？但是，就是不詠歌，却比我更幸福的人，也不知有多少。釋尊是無須說了。聖人都是大詩人，即使不詠和歌。我的這什麼歌實在是無聊的東西。」

「可是，也總是一種愉樂罷。」

「這確是道樂。但是不論什麼，各道總自有其愉樂，就都是道樂。入了佛法，這也就應當成爲一種道樂。修

行這一條道，不把他當作道樂，那是不對的。」

「我們實在是可憐的人們。現在雖然歸依了佛法，却連道樂的道字還不能夠嘗到。」

「無論做什麼事，都要資格。懷着不純凡俗的心，想倖獲法之道樂，是爲法所不許的。因此那真的道樂纔是可貴了。」

「想做出好的歌來，要怎樣纔好呢？」

「那全在於心境。從俗心裏不會生出好歌來。只要心境玲瓏優美，那些歌儘會湧出來的，正如存着念佛的心，念佛自然成就，是同一的道理。」

「這樣說來，那麼存着道樂的心境，就是不管什麼戒，自然也沒有什麼要緊了。」

「在道人方面，戒中自有享樂，享樂之中，也有自然之戒。戒與樂並不相背。這是很妙的地方，能夠如此那就很好了。」

「譬如見了妓女看的入迷，那也是無妨的了。」

「看了妓女入迷？」西行彷彿想着「問的真奇異」的樣子，轉眼看那故意裝作屈身拔草的青年和尚。他接着說道：

「看了妓女入迷，豈不是也沒有什麼要緊麼？無論什

麼，心裏想好呀，美呀，看了入迷；山水也罷，人也罷，花鳥也罷，妓女也罷，豈不都是自然的悅樂，人間的幸福麼？如有人把這些都看作陋劣的心之業，那是這樣看法的人自己的恥辱呀。

總之，不是同小孩一樣能夠無心的看了入迷，那就做不出好的歌來。」西行停頓了一刻，又補足的說了。隨後笑嘻嘻的向着那青年和尚問道：『可是，你爲什麼問這樣的話的呢？我曾經看了妓女入迷過了麼？』

『我們聽到一種荒唐惡作劇的謠言，實在是過於無禮的話，我們正是憤慨着呢。』他彷彿是忠臣的樣子把那個謠

言告訴了西行。

西行聽了，想起近來青年僧衆的態度，心裏便想『原來如此』，但是也並沒有什麼不愉快的顏色，只說道：

『我見了女人的姿態看的入迷的時候，有過好許多次；但是那一夜，在那邊，見了妓女的姿態，——我却記不起來了。那條街却覺得似乎是走過的。或者真是同那謠言所說一樣，我在那里看了妓女入迷，也說不定罷。』

青年的和尚覺得他的諷刺失了效力，只是茫然的望着他。

『我還沒有脫盡凡夫的軀殼，』西行又說，『這一點謠

言被人家說了，也沒有什麼不服。倒是一個好的警誡。」

但是，過了一刻，彷彿剛纔的話都已忘了的樣子，他說道，『那麼，且去走一趟來罷。天色也似乎可靠了。』他於是又慢慢的走到街上去了。

但是，這謠言的事實只是如此：他走着路，忽然仰望天空，見了晴空的星光之美，不禁驚歎，停住了腳，這却正是一家妓樓的前面。兩三個妓女站在樓上的窗下，他正看着黑的大屋頂上的星。因此妓女們以為他是看着她們，過路的人也都是這樣想。

他的眼睛不很好；是近視眼。他又有疑視一件物事的

脾氣。因為這個毛病的緣故，他自己常說要得罪人家，覺得很窘。

但是同樣的誤解，在別處也還有着。

他很喜歡從宇治望黃蘗一帶的風景，時常往那邊去。

『我若是有一點錢，想在這近邊建築一所小屋居住，』他曾經玩笑似的說過。他又在這裡，在幾年不見之後，會見他所常去的茶店的主婦。那個女人，已經變換了從前的樣子，所以在她招呼他的時候，他一時竟記不起是誰來了。

『只有兩三年不曾看見，就記不起來了，這真教人覺得寂寞哩。』那個女人說。

西行見了那女人的相貌的改變，也喫驚。他在心裏歎息着說，『這變成怎樣不行的容貌了呢！』

他還微微的記得這主婦做姑娘時的容貌，那是全然無心的天真爛漫的臉龐。現在只在兩三年裏，就變成這個樣子了。然而也正在這兩三年裏，她招贅了一個能幹的女婿，不但是家境好了許多，而且她自己也以爲長的更美，至於人家見了也要看錯了。

『過於改變了，所以一時看不清楚。』西行答說。

那女人雖然嘴裏說了什麼別的話，心裏却是非常滿足，而且因爲太得意了，就不免對了西行要顯出許多媚態。

西行匆匆的逃出這店去了。

他後來說：『錢這東西的力量真大，連相貌都會變成別樣的。她窮的時候可不是那樣的容貌呢。』

但是那個女人隨後拏了各種貴重的禮物，時常到他那裏來，那個服裝也是非常華麗。西行早已看穿了她的心；因為她的浮言有點流傳出來了，所以彷彿虔信者似的常到寺裏來，想表示她的『可嘉的志誠』罷了。

這件事自然引了人家的注意成爲謠言的種子。即使不然，他已經有這樣的謠言了。人家說，『那個酒肉和尚，長着那副嘴臉，却是不可小覷他呢。』或者說，『不，西

行師父倒是個艷福家呢。雖然並不見得特別漂亮，這却正是像和尚的地方，受人的歡迎罷。」

但是他遇見那女人來時，仍舊請她到自己的屋裏，每次都和她會見。

老辣的人便說：「見了那野狐禪，叫人要惡心了。」但是實在在這些謠言裏邊，隱藏着一個煽動的人。這是名叫信光的，一個寺裏的和尚，曾經覬覦西行的寺的住持的地位。雖然他很運動過，因為先代住持的指定，西行却做了那里的方丈。信光因了這件事便很懷恨。

信光又把西行身為釋子而詠和歌這一件事當作非難的種

子。他故意找出容易被誤解的歌來，利用各種機會去傳播這個誤會。趁着西行不來辯解，他便對不懂的人說，『因為這是事實，』對了稍有教養的人說，『那是野狐禪。』

西行離開本寺，往各地行腳去，是以後不久的事。

此後五六年間，西行的消息杳然，不曾傳到京都。人家以為或者是死在路上了。信光接了他的後任，巧妙的籠絡人心，相當的成爲尊崇的對象。

正是西行去京後第七年的冬天的事情。有一天，寒天的傍晚，一個寒村相的行脚僧來到宇治的茶店坐下。一面取下頭上的編笠說道，『無論什麼時候來看，總是好風景。

是可懷的景色呀。」

「呀，可不是西行師父麼？」主婦出來，出驚似的直立在他的前面。

「是西行呀。好久不見了。」

「噯，真是呢。那麼你還是康健過活。」

「唔，還是生存着呢。你也一向康健，那是很好的事。」西行說了，又問道，「今晚想在這裡耽擱一天，行麼？」

那女人暫時沈默着，隨後纔說住滿了客，好的房間都沒有空，倘若不嫌委屈，……

西行便被引導到樓下的一間四席大的房間裏。住滿了客，原來全是誑話，只在樓上來了兩個同行的離奇的男客。主婦也不到西行這裏來招呼，只是在那邊廝混。西行聽見她分付下婢，只須怎樣待遇他就好。

第二天早晨，他一早就起來，到了河邊，用清潔的冰一樣的水洗了臉。於是回到旅店，用紙包了房錢交給下婢，他便拿了笠和杖逕自出門去了。主婦還儘是睡着未起。

他走過木幡，將到桃山的山麓的時候，聽見後面有叫喚的聲音。

他回過頭去，却見有一個男子騎了馬飛跑的來追他。

『請等一會，西行師父，』那男子剎的跳下馬來，對他這樣說。

『叫我有什麼事麼。你是誰呢？』

『我是宇治的茶店的主人。』

那男人很謙卑的行禮，又說，昨晚自己不在家，很失了禮，覺得非常抱歉。

『那有什麼抱歉呢。我能借到一夜的住宿，就很感謝了。』

『但是，一定很生氣了罷，那個賤人的待遇和以前變的那樣不同。』那男人說。

「的確和以前是變更了。但是，這是並非無理的，當然的事情。若是有人把今日的我和以前一樣待遇，那倒是希奇的人了。」

「但是你不是會蒙鎌倉爺召見麼？」

「唔，那是有的，我曾蒙召見了。」西行苦笑着說。

「還聽說蒙賜銀貓，是真的罷。」

「真是受到的。——我因為帶着走不方便，給了街上的小孩了。」

那男人睜圓了眼睛，儘望着西行。

「但是你怎麼知道這些事的呢？」西行問說。

『京都的街上都紛紛傳說。』

『原來如此，這樣說，倒也是會傳說出去的事。』

『總之，還想請你再回去一趟，特來迎接的。雖然一定覺得不很高興，但若就此分別，我的心總不安。』

西行見了他臉上表現出來的真情，也感動了。他說

道，『反正不是有什麼急用的人，既然你這樣說，那麼就回去一走罷。』於是便同那男人回到宇治去了。

在眺望很好的一間房裏，西行受着山珍海味的饗應，聽到這樣的事。據說，那個信光聽了他在鎌倉會見賴朝的消息，拚命的說他壞話，說這是西行故意造出來，以便回到難

於再來的這京都裏來的下等策略。

「那個人還是這樣的記着我麼？」西行現出衷心怪訝的神氣說。「那麼他也往鎌倉來一走豈不好麼。賴源未必能夠知道那個人和我的差別，他若去時，大約金貓那樣的東西總可以給他的罷。」

「但是他不會作歌呢，」主婦說。「自己不會作歌，不知道他心裏怎樣的覺得難過着哩。」

「什麼！你不是還那樣的信仰，時常拏東西去的麼！」主人睨視着她說。

「那是可憐的人們呀。一生都爲了別人的事情煩惱過

日。這叫做對人之心，佛法上稱做衆惱。火宅的人們，一生爲此對人之心所驅使鞭打，沒有自己娛樂的安樂時間。爲什麼不再愉快的有趣的度世的呢？我真想把自己的寬閒的性情分贈他們一點哩。那邊這樣的永遠紀念着我，這邊却把他忘懷了，不知怎的覺得很有點抱歉。」

西行這樣的說。

主婦低着頭，沈默着。

——一九二一年八月作——

長與善郎 (Nagayo Yoshio) 生於一八八八年，是白樺

派的一個代表著作家。這一篇收在小說集春天的訪問（1921）中，他自序中說是會心的作品之一。他的小說由我譯成中文的有亡姊及山上的觀音兩篇，收在現代日本小說集中。

西行（Saigyō）是鎌倉時代的高僧及詩人，生於一一二八年，本名佐藤義清，初爲上皇院衛士，二十三歲時見友人猝死，因捨妻子出家，行腳全國，以歌詠自娛，著有山家集二卷，七十五歲卒。文學史上稱『其歌自具一種風骨，縱橫自在，不拘規格，雖爲後世軌範家所不喜，但風調清新，融化自己於自然之懷，且有直逼真

實人生之概，非專以新詩形裝舊詩思爲事的平安末期歌人之所能企及的。』文治二年（1186），西行過鎌倉，爲將軍源賴朝所要請，屬講武術，優加禮遇，本文所說本此。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附記。

後記

上邊所輯錄的幾篇作品，都是前幾年所譯，就是其中最
近譯出的一篇，也已經是去年的事了。這一兩年來，也未
必因為是住在北京的緣故罷，我的心總是不能安靜，譯述的
筆好久不動了，雖然心裏未嘗沒有好幾種想譯的東西，如梭
格拉第的辯解等。日本的作品，我也想續譯，有幾個人的
著作我頗喜歡，但是日月荏苒地過去，到現在收集起來，還
只有這六篇東西。我覺得不好意思倚老賣老地把「疏懶衰

「老」等話頭來做口實，總之是自己不大長進之故，雖然因了「討赤」的刀槍聲把神志震昏了，那也實在狠有點關係。

却喜近來國內出版界大有生氣，日本文學的介紹與譯述，也漸漸地多起來了，我姑且把這冊小書拏出來湊湊熱鬧，——舊稿發清了，這意思就是說可以預備寫新稿了，無論能不能夠實行，總之且把他當作我們的一個新年的希望罷。民國十六年十月十日，周作人記于北京苦雨齋。